

續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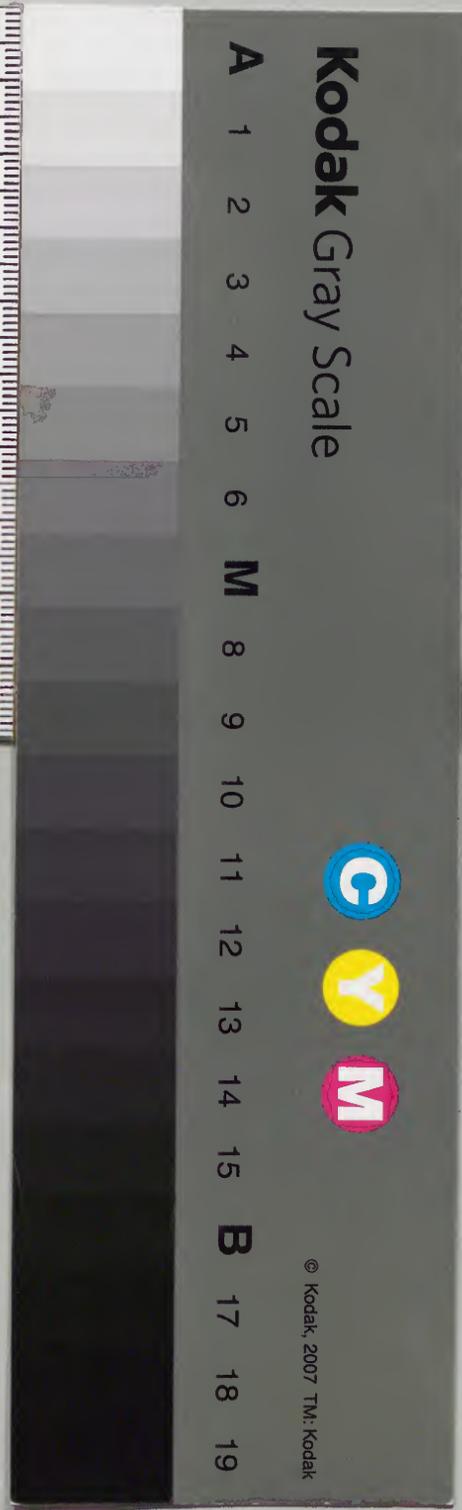
十四之五



漢書門			
五〇七八	類	函	號
二四一七八	架	冊	數

內閣文庫			
五〇七八	漢書	函	號
二四一七八	架	冊	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78
冊數	24 (13)	
函號	284	9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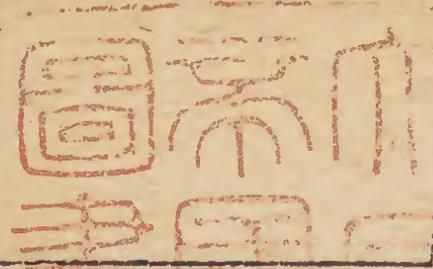
漢草文庫

後學 餘杭 周 德恭 發明
後學 雲間 張 時泰 廣義

戊午年 起戊午宋高宗紹興八年 乙丑宋高宗紹興十五年 凡八年
八年 春正月張守龍

帝議還臨安張守言建康有六朝為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疆敵陛下席未及暖今又逃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于此以繫中原民心趙鼎不可守遂求去出知婺州

廣義 異哉趙鼎之見也向嘗建策以為越不可都當都荆襄高宗既無意於荆襄則建康不猶愈於臨安乎肯人有言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鄴死不到武昌居鼎於是時贊成張守之言不亦美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四

乎今乃曰不可則禹之聰明不及於前矣宜乎屢見斥於其君也

二月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

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下而卒賜謚文定安國疆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於康濟斯民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其身雖斃以罪去愛君憂國遠而彌篤風度疑遠視天下萬物無一足嬰其心自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稱首謝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

發明

春秋孔子之刑書示百王之大法寓褒貶之至也安國潛心二十餘年作為本傳其間微顯闡幽提

帝定都臨安

綱目誠有益於治天下國家之良規也所謂尊君父討亂賊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畧具度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所補云之意耳雖然安國春秋之志蓋為高宗而作也使其讀此而能知大義渙起復讐蔽固已深終莫能悟也綱目書此蓋深美之廣義康侯之傳春秋實吾夫子之家相也王安石之於天下後世者也康侯相吾夫子是罪於聖門乃得罪於天下後世者也康侯相吾夫子是功於天下後世者也康侯相吾夫子是賢不肖何如耶噫康侯之道雖不得行於當時然後世學有其書則可以想見其人之剛正道行於萬世也豈博一官哉

帝自建康至臨安自是始定都矣一日內侍移竹栽入內趙鼎見之責曰良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窮前轍邪因奏其事帝改容謝之又有戶部官進錢入官者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帝曰其人獻錢邪帝曰朕

求之也。昂曰：其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黜其人於遠郡。

發明 嗚呼！高宗至是誠無意於中原矣。苟有志於中原，而定都抗州，僻處海角，則都建康，則都維揚。蓋起於西北，然後可以控制東南。起於東南，則非可武侯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高宗寧忍棄祖宗之土地，忘父母之仇讐，而偷安於一時也耶？直書定都不再貶，而其義自見。

三月以劉大中參知政事，王庶為樞密副使，以秦檜為

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皆以其言為過。

發明 臣嘗感世道盛衰之由，觀小人進退之機，竊於

曆六陽之盛，天下皆君子，而小人不多見也。自熙寧一陰之生，紛紛而至於宣靖六陰之極，君子委蛇退縮，波流風靡，而小人荆棘多矣。當熙寧之初，王介甫方進也，新參彈文，呂詢力排，辨姦一篇，老泉深詆，李定新入也，敏求當制，而不肯草詞，李蘇舍人相繼封還，當時諸賢凜凜於堅冰之至也。切矣！秦檜再入，張浚極稱其善，趙鼎深信其賢，能知奸人入相而獨有憂色者，惟是敦復一人而已。嗚呼！浚因檜謹默，即以為能，殊不知為檜所賣也。語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自檜再相，浸不能制，嗣是以後，正人盡斥，而和議決成，中國之積辱益甚矣。故持書以謹其始云。

陳與義能

獲義 大抵君子用心也。坦小人用心也。險坦已易見，檜所賣况高宗乎？易曰：戎伏于莽，三歲不興，其賊檜之謂乎。

三歲不興其賊檜之謂乎

初朝廷議與金和趙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圖之勢宜
便進兵恐他時咎今日之夫機與義曰若和議成豈不
賢於用兵帝然之至
是以疾出知胡州

夏四月詔王庶視師江淮

庶素有威望臨發勞師於都教場便服坐壇上自大將
以下悉戎服步由轅門建趨受命拜賜而出莫敢仰視
至淮上遂移張俊下張宗顏軍淮西巨師古屯太平州
分韓世忠二軍屯天長泗州緩急為聲援以劉錡軍駐
鎮江以
固根本

五月王倫偕金使來

倫至會寧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會捷懶自河
南還言于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群臣議幹
本力言不可東京留守訛魯觀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
我阿懶折之曰我侍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
地是助讐折之何德之有勿與便蒲盧虎位在南陝西地與宋
願訛魯觀附之由是蒲盧虎熟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

遂遣倫及其大原少戶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議
事將至帝命吏部侍郎魏在館伴之在以為御史時嘗
言和議之非不可奉語因備論敵情之不可信秦檜曰
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在曰第恐敵不可誠待相公
耳檜乃改命吳表臣思謀等至臨安入見帝謂輔臣曰
先帝於宮果有蹊期雖待二三年尚廢幾惟是太后春
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已於金人
之速成也朝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曰陛下於金人
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已請和不得已為之者以梓宮及
母后耳群臣憤懣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為罪陛下宜
論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為之但得母后
及梓宮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從其言眾議遂息
發明
自書偕來不其自來也前書韓肖胥偕金使
於金明矣忘虜大讐及求和議自書契初成以
來所未嘗有也為國如此尚可望其自強哉吁
廣義
端分注趙鼎告高宗之言是亦持兩
金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六月賜衍聖公孔玠衢州田

金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六月賜衍聖公孔玠衢州田

凡五項以奉先聖祠
事時玠僑于衢也

秋七月彗星見

發明 祥柔生庭足以兆商家之禎白魚入舟足以啓
周室之運高宗之遇天戒度幾憂勤然而無救
於衰亂者其本不立故也彗星示變天之告戒切矣
其如君德不振何忍耻淪安國事廢輟天亦莫如之
所以衰之也

王倫復如金

秦檜復請遣倫如金定和議及申問諱日左正言辛次
膺以國耻未雪義難講好凡七上疏力諫不報乃以母
疾求補外
詔從之

八月金始頒行官制

初金太祖用漢言賞左企弓等因置中書省樞密院于
廣寧而其國用事者未改女真官號斜也降於金國勅

用漢官制度畧倣中國之制立省寺府司太宗嘗下詔
改定而未畢至是置三師三公三省六曹臺院寺監等
官宇文虛中為
之參定其制

金以會寧為上京臨潢府為北京

會寧即海占之地金之舊土也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
金源初稱為內地至是升為上京會寧府改遼上京臨
潢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西京大同
南京大興中京大定府則仍舊云

冬十月罷參知政事劉大中

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為侍御振入
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
趙水相不待論
當自為去就矣

發明

望之為政先漢君子方幸以為福而望之不知
戒懼及為小人所乘陳蕃得志後漢君子方特
以為依而陳蕃不謹持防反為小人所陷甚矣小人
之警隙善類也君子持正小人持邪而小人以為君

續編卷之十四
宋高宗皇帝八年

子之異已君子執是小人執非而君子以為小人之
異心大中不主和議見忌秦檜而蕭振鄙夫附會劾
之即彼罷黜豈不深可惜哉檜振邪媚小人固無足
責高宗進退人才畧無可否是亦寄生之君焉耳故
綱司直書罷而不去其官
所以明其無罪之可罷也

鄜延故將李世輔誘執金撒离喝來歸金人追及之乃奔

夏
世輔綏德青澗人自唐以來世襲蘇尾九族都巡檢使
世輔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鄜延經畧王
庶募間者世輔往應募有敵入夜宿陶穴世輔絕陶穴
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
庶大奇之補充隊將由是知名遷副將金人陷延安授
永奇父子官永奇聚泣曰我宋臣也世襲國恩乃為彼
用邪會劉豫令世輔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
若得乘機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
矣世輔至東京劉麟喜之授南略鈐轄乃密遣其客雷
棗以蠟書赴行在及豫廢兀術以萬騎馳獵淮上與世

輔獨立馬圍場間世輔戒吳俊往探淮水可渡馬處欲
執兀術歸朝俊還世輔馳問之為竹刺傷馬而止兀術
授世輔知同州世輔至鄜首父求奇擒其首渡洛渭由商
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首歸世輔赴同州
號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世輔離喝來
即遣黃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金撒离喝來
同州世輔以計執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斯不得渡
與追騎屢戰皆捷世輔憇高原望追騎益多撒离喝搏
頰求哀世輔乃與折箭為誓不得殺同州人及害我骨
肉撒离喝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爭救得免世輔携
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急遣人告求奇求奇即挈家
出城至馬翅谷為金人所及家屬三百口皆遇害世輔
僅以二十
六人奔夏

發明
觀李氏父子之所為蓋亦破家徇國忠於朝廷
者使其謀得遂則亦庶洩累年之積憤矣故綱
目特書故將書來歸
皆所以予其向義也

趙鼎罷

初中書舍人潘良貴以戶部侍郎向子諶奏事久叱之退帝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為之辨帝欲併逐同與奏張致遠謂無罪而同與良貴不宜逐帝不從命下給事中曰固知致遠必繳駁昂問何也帝曰與諸人善蓋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昂秦檜繼留身奏事及出昂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擊臣乃趙昂意因詆昂結臺諫及諸將帝聞益疑昂乃引疾求罷且言劉大中持正論為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出知紹興府入辭言于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悌之說煽制陛下者將行檜率執政錢之昂不為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昂自再相無所施為或以為言昂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攻之必損元氣矣後王庶入對帝曰趙昂兩為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觀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鑿無虞他人所不及

廣義

趙昂之罷賊檜之謀也觀丞相不樂耳不樂之言豈非示罷昂之意哉雖然此亦高宗與檜志同道合故檜得售其姦耳不然檜豈得相而昂豈得去哉及

以勾龍如淵為御史中丞

觀分注載昂辭高宗之言曰臣去後必有以孝悌之說制陛下者其意欲破和議也昔者禹嘗教高宗諭群臣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為之但得母后及梓官還敵雖渝盟吾無憾斯言也足以矛盾今日陛辭之言也噫一入之言而前後所異如此宜乎以籍奸賊之口而墮其計也

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以為論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許群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不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為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群臣為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為檜謀曰相公為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為中丞劾異議者卒

廣義

嗚呼人徒知賊檜之奸而不知賊檜之奸乃高宗有以成之也使高宗不欲講和賊檜之奸安能售

其奸哉惟彼講和一事乃高宗怯懦之素志故檜得
以遂其奸耳且檜雖不堅其意高宗亦將惟檜是從
况堅之法當置高宗於首惡云

金以張通古為江南詔諭使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

王倫至金金主以其右侍郎張通古簽書宣徽院事
蕭哲為江南詔諭使許歸河南陝西地與倫偕來通古
且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通古至臨安要帝待以客
禮秦檜未見國書疑為封冊欲帝屈已以受之帝曰朕
詞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人封冊於是朝論籍籍
揚沂中解潛韓世良相率見檜曰軍民洵若之何退
又白之臺諫中丞勾龍如淵詣都堂與檜議召倫責之
曰公為使通兩國好凡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安有同
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口者數
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倫則不致不勉之曰中丞無他亦
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如倫則不致不勉之曰中丞無他亦
諒陰三年事以告檜遂以檜事定給事中復詔亦舉

以計說通古通古從之檜至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欲
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漢從以書約于禁中人情始
安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先是倫使
金從趙昂受使指昂言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
問地界則昂以大河為界二事使皆之大指或不從則
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趙昂言可去邪初檜主和議
王賁曰使五日前行是倫報趙昂言可去邪初檜主和議
命韓世忠移屯鎮江世忠言論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
乞留此軍蔽遮江未晚章數上皆陳檜為名世忠四言
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章數上皆陳檜為名世忠四言
請謝面奏帝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為名世忠四言
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古士大夫盡為陪臣請當之且言
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古士大夫盡為陪臣請當之且言
散士氣凋沮不報及通古還世忠伏兵洪澤鎮將邀殺
之以壞和議

發明

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曰通問而曰詔諭不曰
謹者華夷之辨書法如歸者我求於彼之詞綱目所最
忘父母之大誓信姦臣之欺已排斥正士銳意和戎

而以詔諭為名則金為君而宋為臣夷狄為上而中國為下冠履為之倒置矣嗚呼縱復河南陝西之地得不償夫屈辱益甚矧來言而未歸者乎宋人廢社道喪國不成國君不成君臣不成臣而三綱於其可以一夫朝居哉

廣義 嗚呼趙宋之雅金難無乃首足倒懸之極夫且也曰二聖通問使者二曰折請使者一曰軍前通問使者三曰金國通問使者三曰奉迎梓宮使者一使則置其名曰江南其尊勇主何如也今也虜方遣使尊而宋何卑耶意人謂高宗之中興其亦過論也歟

十一月以孫近參知政事○罷直學士院會開詔群臣議

和金得失貶樞密院編脩官胡銓監廣州都鹽倉

禮部侍郎鄭兼直學士院會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

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疆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然猶慮其言乃詔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已受和張燾晏敦復魏其詳思條奏和好得失於是開與從官言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瑄朱松張擴景常明范如圭馮時中許沂趙雍皆極言不可和提舉洞霄宮李綱亦上疏言朝廷使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還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遠方不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為此名以遣使其要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自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為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

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官或使單騎入
覲或使移易宰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或廢削
士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為兵端
以為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
入不省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
井無賴項綠宰臣無識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
驟得美官天下名是欲臣妾我也劉豫我位為金宗
詔諭江南為天下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汚夷狄
何之祖宗之天下以劉豫之靈盡汚夷狄臣天宗
臣之位陛下之天下為左社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
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社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
大夫皆當裂冠毀冕為左社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
知不加以我無禮如劉豫也哉今倫之議曰我屈膝
則祥宮可還太后禮如劉豫也哉今倫之議曰我屈膝
故則來主和議者諸不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而卒無
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而卒無
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知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
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邪濟之併官決不可
深主况醜勇變詐百出而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
深主况醜勇變詐百出而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

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
長太息矣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
倫資不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欲蕩陛下如石晉孫
會檜議遂得參政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可和
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
事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邪臣
竊謂檜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
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羊之藥街然後氣自倍不然
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
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檜以
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中外
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檜迫於公論翌日改銓監廣
州都鹽倉宜興進士長師古鏞其書於木金入募之千
金朝士陳剛中以啓事賀銓之謫師古坐流袁州剛中
謫知慶州安遠縣皆死焉晏敦復謂人曰頃言檜諸
君不以為然今方傳國便
敢爾他日何所不至邪
發明 豫章羅氏曰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已禹拜昌
言故能納諫德宗強明自任必能拒諫曾開當

草國書辨閱非是論之不從遂為罷黜乃所爭以義也宋金世讐理難和好奚必議之既云詔議當察是非而忌胡銓之直諫則知議之者姑塞一時之正論殊無意於議之也高宗忘戴天之讐親狙詐之虜謂之得計可乎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巳之讐親狙詐之虜謂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高宗復讐之義乃不可已者而乃已之父母之思不可薄者而乃薄之豈不為萬世之罪人哉齊景公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涕出而文於不吳高宗既不能自強其國今反受金之命誠景公之不若矣綱目書此辭繁而不殺則美惡之情可見廣義 嗚呼李胡二公之疏真可謂忠誠貫金石節義自期者乃虛文也

王度罷

度論虜不可和上疏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虜自重以為功絀其說度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楚時字且累疏求去遂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潭州

十二月以李光參知政事

秦檜既定和議將揭榜以吏部尚書李光有人望欲藉之同押榜以息浮議乃請於帝而用之光既受命遂於尚書省榜諭金國使來盡歸河南陝西故地通好於我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餘無需索

書法

假令虜意盡如賊檜所言其不共戴天之讐決不可不復况未必如其所言哉

以韓侂胄簽書樞密院事

九年 金天眷 春正月大赦

以金國通和大赦江南新復州軍直學士院樓炤草赦文畧曰乃上穹開悔禍之期而大金報都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末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鑑不遠虜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恩信者借令虜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復我必得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亦解士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譽肆無厭之欲發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

憂又有甚於此者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
 事虜聽其號令小大將帥孰不解體蓋自堯舜以來人
 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可以削平禍難
 者也前後凡五上疏皆不報岳飛在鄂州聞金將帥河
 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
 貽後世譏秦檜銜之及赦至鄂飛又上疏力陳和議之
 非至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垂乎燕雲終欲
 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疏入檜
 益怒遂成讐隙和議成例加爵賞飛加開府儀同三司
 力辭言今日之事可危而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
 兵飭士謹備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
 受帝温言獎譽之飛乃受命吳璘在熙州其幕客擬為
 賀表璘愀然曰在朝廷休兵息民誠天下慶璘等叨
 竊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可也

書法 大抵天下之事圖之于未形者易為力圖之于
 已形者難為功見於未形者智者能之而愚者
 不及也見于已形者眾人皆能之惡在其為智者哉
 張浚之遇高宗可謂得君之智者也觀其建功立業
 凡百所為炳炳可觀不謂之智可乎然其薦秦檜則
 智者之所不為也浚也何獨明于此而暗于彼哉曰

當高宗欲再用檜之時浚當曰陛下見檜而榜其罪
 于朝堂示不復用豈惟在朝之臣知之天下之所共
 知也况陛下親嘗詰檜曰朕北人將安歸乎推及此
 言寒心切骨且當亢龍有悔之時信義為急若再用
 檜是失信義于天下也信義一失則所謂刑罰不中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如此則在廷之臣勤王
 之師誰不解體孰與陛下為理以雪父兄之大讐大
 耻哉浚若言此則高宗曩時亦未嘗受檜蠱惑之深
 其不再用檜也必矣今於高宗將欲用檜反引薦之
 及乎檜勢薰灼然後知悔上疏極諫果何益哉周公
 戒成王曰始罔罔厥厥攸灼叙弗其絕此之謂乎使浚
 能防於罔罔之初則其勢必不至于不可撲滅也嗚
 呼張浚徒致難為之功不識易
 為之力尚何智者之可名哉

二月遣判大宗正事士褒兵部侍郎張燾詣河南脩奉陵

寢
 初史館校勘范如圭以書責秦檜力建和議忘讐辱國
 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為此必遺臭萬世矣及

金人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為功如圭入對言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陵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泣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遣士褒等往檜以如圭不先白已益怒如圭遂謁告去

發明

甚矣高宗之無耻也值父母之喪正哀毀之際肆赦寧不取譏於夷狄貽笑於天下乎河南未復志得意滿先遣宗臣脩奉陵寢嗚呼祖宗陵寢隔絕既久高宗不能自強恢復而乃屈已要盟雖云脩奉則祖宗在天之靈亦不怙泰矣未幾虜復內侵河南隋

持哉故備書以敗之

以尹焞提舉萬壽觀燕侍講辭不拜

先是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焞自代帝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問學淵源可以繼震乃除焞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至是改命焞以和議為非固辭不拜

書法

且夫仕所以行其道也和議一成則和靖之道不可行矣道既不行則雖祿之以天下弗顧也

况一官乎綱目大書辭不拜者所以表和靖之清風高節也倚歟休哉

以王倫為東京留守

命倫交割地界又以周聿為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為三京宣諭使庭實至西京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遇發屈而泰陵至暴露庭實解衣覆之歸以白帝秦檜怒之尋以路允迪為南京留守孟庾兼東京留守李利用權留守西京

以吳玠為四川宣撫使

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和議之成帝以玠功高授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遣內侍奉手札以賜至則玠病甚扶掖聽命

三月王倫至汴金人歸河南陝西之地

王倫至汴見兀朮交割地界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府宿亳曹單州及陝西京西諸州之地兀朮遂自祁州渡河

而後移行臺于大名府

發明

金人前此嘗書來歸武朔州矣又嘗書來歸燕及檀蘇州矣此獨書歸何也書來歸者金人心服而歸之也曰歸者宋請而得之也中國天子請於夷狄而得故地豈不深可耻乎然而上書王倫至汴而下書金人歸地則其求之之意尤深切而著明者意高宗誠不可與論復讐之事矣其與春秋書齊人歸我濟西田同意君子宜並觀之

書法

時諸將恢復氣銳金人不敢俞盟故也

以樓炤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命炤宣諭陝西

炤至鳳翔承制以楊政為熙河經畧使吳璘為秦鳳經畧使屯內地以保蜀郭浩為鄜延經畧使屯延安以守陝炤倚秦檜勢妄自尊大且好貨失將士心

罷權吏部尚書晏敦復

和議之初敦復力詆屈已之非秦檜使人誅之曰公若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思棘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權吏部南踰月罷知衢州

發明

敦復不附秦檜力詆和議之非觀其對檜之語以義而不以利吾於敦復見之矣罷非其罪故書罷而不去其官其義自見

五月李世輔自夏來歸賜名顯忠

世輔至夏夏人問其故世輔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即死願得二十萬人擒撤離唱取陝西五路歸於夏世輔亦得報不其戴天之讐夏主曰爾能立功則不靳借兵時有酋豪號青面夜叉者久為夏國患乃令世輔圖之世輔以三千騎書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乃還夏主大悅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總管趙惟清大呼曰卿延今復歸朝已有赦書世輔取舍文觀之因與官屬列拜大哭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嚙訛諭之曰世輔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

撫可以本部軍歸國。嗚訛不從曰。初經畧乞兵來取陝西。今既到此。乃令我歸。取世輔知勢不可。乃出刀所。駝訛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鷄子軍來。世輔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蹂踐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世輔揭榜招兵。每得一人。予馬一匹。旬日。問得驍勇少壯者。萬人。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斬于東市。行至鄯州。有馬步軍四萬餘。吳玠遣張振撫諭之。曰。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世輔遂見玠于河池。玠遣詣樓炤于長安。炤承詔以為護國軍。承宣使樞密行府前軍都統制。送之朝。世輔乃率部下三千南來。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

發明 書來歸者。世輔心服而歸之也。李氏卿延故將。始終心宋。前書誘金撒離喝來歸。不果而奔夏。此書自夏來歸。皆所以深予其向義之心也。見君子之心。樂與人為善矣。

書法

若世輔者可謂克盡其道者歟。

夏主乾順卒子仁孝立

仁孝改元大慶。乾順曰崇宗。

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吳玠卒

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嚙齋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畧。不求近小利。故能保必勝。部下叢而有恩。虛心請受。雖身為大將。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為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元後。不以親故。權貴。澆之。卒年四十七。贈少師。諡武安。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徽玠身當其衝。無蜀父矣。故西人思之。立祠以祀。

發明

綱目於人臣之卒。書爵不善。爵前固已論之矣。吳玠忘身殉國。百戰禦金。屹然為兩川之保障。

忠君憂國。死而不渝。自中興以來。若玠者。誠可謂之賢將也。卒而書爵。豈過乎。

廣義

南渡諸將。世稱張韓。劉岳。臣惟惑于劉光世。為當云韓岳。吳張。則度乎有得綱目之旨。

士儂張燾還自河南出燾知成都府

燾

燾

燾

士傷至郭岳飛請以輕騎從洒掃實欲觀釁以伐謀秦
檜白止之士傷出蔡頴河南百姓歡迎夾道以喜以泣
曰父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為黎民遂入相城披歷榛莽
隨宜葺治禮畢而還詔封七傷為齊安郡王張燾奏疏
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珍滅之未足以雪此耻復此
讐也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讐之大事帝問諸陵寢何
如燾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賊
帝默然秦檜患之出燾知成都府
廣義 觀燾所奏之言所謂直氣吐而星斗寒也高
宗寧不為之動心哉其不忘者特幸焉耳

秋七月以胡世將為四川宣撫副使

世將精神明悟閑習吏治初除宣撫諸將皆賀世將語
之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知虜情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
家故事以文臣為制將爾軍事一無改吳宜撫
之規各推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拜謝

金宋王蒲盧虎等謀反伏誅

金蒲盧虎自以太宗長子跋扈甚充王訛魯觀為左
丞相復附之撻懶方持兵柄遂相與謀反事覺蒲盧虎

說魯觀皆伏誅以撻懶屬尊釋不問

王倫如金金人執之

兀術言于金主曰撻懶蒲盧虎主割河南與宋必有陰
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即遣介具言于朝會
孟庚至汴倫即解留倫將使指赴金國議事行至中山
會撻懶等反金人執之倫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
主不答而令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勸官問倫知撻
懶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求割地汝但
知有元帥及河南知有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民休
息使人奉使通好兩國耳紹文復曰卿留雲中已無還
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邪乃遣副使藍
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東北士民之在
南者而徙倫拘于河間以待報命之至特皇后邢氏崩
于五國城
金人秘之

廣義 抑觀歸地者兀術也敗盟者亦兀術也
嗚呼敗盟者虜之常事耳高宗何愚焉

金以撻懶杜充為行臺左右丞相八月撻懶以謀反誅

丞相命下撻懶謂使者曰我開國功臣也何罪而使
降與杜充為伍邪遂復與翼王鵬懶等謀反事覺且疑
撻懶與未陰結故主割地遂命誅之撻

南走追而殺之于祁州其黨皆死
發明蒲盧虎撻懶一為金之宗室一為金之大將相
繼叛逆皆受典刑則犬羊雜揉之情狀可見矣
然綱目必書謀反必書伏誅者蓋亂臣賊子法所必
討苟以夷狄之故而遂昧討賊之公則入欲肆而天
理滅亂臣賊子將接迹於天下矣

知邵州王彥卒

彥當建炎初屢敗大敵威聲振河朔號稱名將時方撓
于和議屢召之還又奪其兵柄而使之治郡士議惜之

冬十二月李光罷

光初謂可因和為自治之計故署榜不詳及秦檜議撤
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

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于帝前曰觀檜之意
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謀國不可不察檜
大恣光
遂求夫

廣義

張浚之薦秦檜而後排之李光之署和榜而後
非之是二人者正猶廷盜入室而戒其取貨也

蒙古襲敗金人于海嶺

金胡沙虎攻蒙古糧盡而還蒙
古追襲之大敗其衆于海嶺

發明

夷狄舉號外而狄之也金以全盛之時尚為蒙
古所敗則其強弱之機已可見矣故特謹而書

庚申

十年

金天眷三年

春正月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金

初將為司農丞與監察御史施廷臣附秦檜抗章力贊
和議檜擢用將為起居郎廷臣為侍御史朝論大駭尚

賣

宋高宗皇帝

三

書晏敦復等上疏切諫於是二人皆不敢受命擢患之至是以將為工部侍郎充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

觀文殿大學士隴西公李綱卒

綱卒于福州年五十八贈少師蓋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且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人所畏服每使至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宋熹曰綱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難雖以諛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奪者可謂一世之偉人矣更臣曰綱之賢使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

發明

宋李綱忠義出於天性至其謀猷贊襄卓冠當代不書其爵陳氏綱目書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卒而法固無義例也至綱目備載其官爵大書于冊以見法損益自意有權度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廣義

分注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蓋言其齊等觀鼎變夫定都之議與夫不能察繪之奸蓋可見矣

夏四月韓肖胄罷○五月金兀朮撒離喝分道入寇復陷

河南陝西州郡

兀朮以歸河南陝西地為非計而張通古又言宋置戍河南請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幹本然之及撻懶謀遂大開國中兵趨陝西分道入寇兀朮率孔彥舟等入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分道入寇兀朮率孔彥舟等入汴遣為歸德李成取河南分兵下諸郡於是東京留守孟庾取南京留守路允迪皆以城降權西京留守李留用棄城走河南州縣皆降批州守臣王慥亳州提轄魏經死之撒離喝入同州趨永興軍權知軍事郝遠開門約之陝西州縣所至迎降遂進據鳳翔初關陝新復朝廷分軍屯熙秦鄜延諸路撒離喝既至鳳翔陝右諸軍皆隔在虜後遠近震恐秦擄以去就其言不讐甚懼謂給事中馮楫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

不足慮獨君鄉衮未測上意君其為我探之撤入見曰
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我機付之
帝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

發明

秦檜屈已和戎以為一隅可樂萬世無虞思削
將權思撤邊備夫何訂盟未幾虜復背約所得故地
尋又失之然則和議抑奚足恃乎譬猶豢養豺狼飽
之以食安知其飢而不噬人也耶高宗力排衆議銳
成和好殊不知為虜所賣耳苟以誠心歸宋何必與
而復取哉厥後諸將克捷少振華風而賊臣秦檜猶
主和議檜固不足責高宗若是亦可謂忘親釋怨者
矣綱目因金人入寇特書于冊者既幾
宋人之不自強又見戎狄之不足信也

廣義

金虜渝盟入寇而高宗誓不
復用張浚者賊檜之慶也

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六月璘敗金人于扶風復其城
撒离喝走鳳翔

初胡世將在河池倉卒召諸將議時吳璘孫溼已在揚
攻田晟繼至諸將請少退清野以挫其鋒溼言河池不
可守璘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于此遂遣諸帥
分據渭南尋詔世將詣也蜀口以璘同節制陝西諸路
尋使鵬眼即石壁砦璘遣姚仲等破走之既而撒离
喝騎擊敗之虜先於三十餘衝寨軍璘使統制李師顏以
後其城獲二將及女真百七十人撒离喝怒甚自戰百
通坊仲力戰破之撒离喝還鳳翔由是金人不敢度隴
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

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順昌兀朮走汴

初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
三千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
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
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謀報
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糧則能與
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欵兵入

城為守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于汴皆携擊以行至是
 綺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為金所
 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決矣敢言
 去者斬惟部將許清奮曰太尉奉命守汴京軍士疾
 携老幼而來不如此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
 綺合綺曰喜乃鑿舟沉之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
 戒守者曰賊有不利即焚吾家母辱敵手也分命諸將
 守諸門明斥候募士人為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
 守戰婦人厲刀劍爭呼躍曰平日無人敢我入字軍今日
 我當與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無可恃綺上又撤民戶
 自督厲取劉豫時所造廢車以輪轅埋城上伏擒敵將
 而金兵已涉穎河遂圍城綺預於城下設伏六日粗畢
 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略都統葛王
 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頗衆而金三略都統葛王
 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而薄城綺令開諸門金
 人疑而不敢近初綺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為門至是與
 許清輩不為陣金人繼矢皆自垣端射上或垣門射
 中垣上綺用破敵弓翼以神臂自垣端射上或垣門射

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
 計破其鐵騎數十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營
 於李付起見辯髮者輒北戲之金兵退斫其營是夕雨
 電光四起見辯髮者輒北戲之金兵退斫其營是夕雨
 人牲或請銜枝騎一笑曰無以犯也命折竹為部如市井
 兒以為戲者人持一為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
 止則匿不動敵眾大亂盈野退者聞吹笛聲兀聚言今
 不能測終夜自戰積萬眾來援歸會諸將問兀聚言今
 之即索靴上馬勢具舟全軍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
 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
 年正為緩急之用况已挫敵鋒軍聲相振雖寡眾不敵
 然有進無退之勢况已挫敵鋒軍聲相振雖寡眾不敵
 營甚濶而兀木又來吾軍一動彼曠其後則前功俱廢
 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報國之後則前功俱廢
 之罪衆皆感泣思奮曰惟太尉命我言敵得志不殺今
 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弟如我言敵得志不殺今
 置汝綽駱騎中汝邊帥子喜聲馬為敵所得不殺今
 如何人則曰樂耳而破二人果遇敵延以兩國講和使
 守東京圖進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驚車砲具不用而械
 如前兀木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驚車砲具不用而械

後翼鎗步圖被日入紀出氣食各死為濟太綺非成
用號標郎戴白兀其之西清水居母五而耐何昔等
之拐去用織袍木陣統門涼章一飲浮大非還
自子兜拒兜乘按刀制接按者部于橋戰但取之
用馬兜馬年馬年甲營斧官戰兵不病大飲於兀請
兵皆大擁之匝以騎去亂趙俄不勤暑者河木戰戰
以女斧斷進綴牙遣敵韓數千未困遠來疲弊用
來真為之臂碎其馬亦進以不可却却却却却
所向無前至是亦為獨軍所殺自然
後翼鎗步圖被日入紀出氣食各死為濟太綺非成
用號標郎戴白兀其之西清水居母五而耐何昔等
之拐去用織袍木陣統門涼章一飲浮大非還
自子兜拒兜乘按刀制接按者部于橋戰但取之
用馬兜馬年馬年甲營斧官戰兵不病大飲於兀請
兵皆大擁之匝以騎去亂趙俄不勤暑者河木戰戰
以女斧斷進綴牙遣敵韓數千未困遠來疲弊用
來真為之臂碎其馬亦進以不可却却却却却
所向無前至是亦為獨軍所殺自然

辰至申敵敗鉞士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下絕乃
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棄為疆者十損七八至陳州
積如山阜兀木平日所恃以為疆者十損七八至陳州
數諸將之罪皆鞭之遂還汴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
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順昌
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
不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兀
廣義捷者其要六蓋公心以起急難一知騎之取死以是
聖眾志驕敵也五也天變以逸而待敵三也忠義感入四也
示弱以驕敵也五也天變以逸而待敵三也忠義感入四也
協心追討而失此機會一髮將士有必死之理順昌
衆而敵之戒幸而勝之則心願滿足何暇窮追入情
為必陷之戒幸而勝之則心願滿足何暇窮追入情
然也何足怪哉臣謂劉錡順昌之捷周喻赤壁之勝
同一機也昔者曹瞞志欲吞吳而周喻乘此東風決
策一戰而老瞞逃遁不暇幾乎不免吳人之意以為
退此劫敵不猶愈於君臣被俘耶由是歡呼凱旋莫

賈周月卷一四

不相慶至今以為美談顧昌之事何以異於是哉君子持人以恕而無求備之心不當如議者之所云也

岳飛遣兵敗金人于京西

帝賜飛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遑度飛乃遣王青牛阜揚再興李寶等分布經畧西京汝鄭穎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紆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闕中原將發密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駁君以示無忘復讐之意飛將李實牛阜相繼敗金人于京西

樓炤罷遣使諭岳飛班師

時秦檜力主和議奏遣司農少卿李若虛詣飛營諭指班師

廣義

使無賊檜此舉則刻竹之勢成矣金虜豈足城哉

閏月金人寇涇州經畧使曰是破走之

徽商喝與吳玠揚政夾渭河而陣璘駐兵大蟲嶺微商喝規之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引去趨

邠州田晟遣將拒之於青谿嶺創世將又遣王彥揚從邠州道而出獲戰敗之撤璘喝走還心鳳翔既而復出攻涇州田晟據山為陣乘虛擊未定奮兵擊敗之奪其兵馬甚衆撤璘喝走還鳳翔

發明

是時金虜渝盟恩陵諸夏其禍慘矣然吳玠有田晟有涇州之勝劉錡有順昌之勝岳飛有京西之勝

臣秦檜力主和議詔諭班師則自守而縱虜攻畧嗚呼金人南侵如故宋人欲其勿爭而且卑屈講解之書之罪可勝誅哉綱目比事而

岳飛收復河南州郡

飛攻金人于蔡州破之復其城於足遣張憲收金韓常於穎昌又復淮寧府郝復鄭州張應韓清復西京揚州復南馬鈐軍喬堅復趙州他將所至皆捷金人大震河南兵馬鈐軍成築城道走詔興知河南府飛又度張應會興復永安軍

韓世忠遣兵復海州

世忠使王勝等復海州父老哀金帛以犒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必戒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

張俊使王德復宿州金人棄亳而遁俊入亳遽還壽春

俊遣統制王德接穎昌兵還統徽德復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蕪縣與金遊騎遇遂入城偃旗卧鼓遊騎引去德因潛師趨宿州夜半薄金營金人阻汴水邀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遙謂金人曰吾與爾小大戰雖名王貴胄莫不糜碎爾何為若金將高統軍遂投兵降守將馬秦馳入城閉門固守德叱其子順先登秦遂降宿州平德乘勝趨亳州與俊會于城父時鄴與葛王烏祿在亳聞德至曰夜未易當也即遁去德入亳州請于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勝進取俊不從而還初德以十六騎徑入隆德府縛金守臣姚太師獻于朝欽宗問狀姚對曰是入呼為王夜見夜叉耳由是入呼為王夜叉

發明 不曰還而曰還還者急遽苟且之詞幾俊也

中原不可也夫何不從王德之請率兵還壽春則俊亦不能辭逗撓之責矣故書還以深罪之

安置趙鼎于潮州

秦檜惡鼎居越偏已徙知泉州又諷司諫謝祖信等論鼎嘗受張邦昌偽命遂奪節提舉洞霄宮鼎自泉還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又諷中丞王次翁論其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官居興化軍次翁及右諫議大夫何鑄論之不已乃貶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

秋七月以王次翁參知政事

秦檜為中丞故凡可以為檜地者無不力為之及金人敗盟帝下詔罪狀凡木次翁懼檜得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上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紜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為至戒帝深然之檜德其言遂引同列由是益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撼矣

寶曆元年

卷之四

七

岳飛擊走金兀朮于郾城追至朱仙鎮大破之遣使脩治諸陵

飛留大軍于郾城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
兵勢甚銳兀朮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戰飛聞之曰金
人技窮矣乃日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
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
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數十合金屍布野
兀朮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士卒以麻札入陣勿
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
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前飛自以四騎突戰敗之兀朮憤
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揚揚再四騎以三騎遇之兀朮憤
甚合師上二萬次于臨穎揚揚再四騎以三騎遇之兀朮憤
商橋驥與之戰殺二千人及萬戶散八千戶百人再與
死之獲屍焚焉得箭鏃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
兀朮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飛謂子雲曰賊屢敗
必還攻穎昌汝宜速接王貴既而兀朮果將游奕
雲將背寇戰于城西雲以騎八百挺前大戰步卒張
左翼繼之殺兀朮西雲以騎八百挺前大戰步卒張

州兩河豪傑敗金人于垣曲又敗之于沁水遂復懷衛
擊大京四之兀朮還汴水對壘而陣遣背寇騎五百奮
發明雖有書擊走賊之也自中原淪陷諸陵發祀
計伐遂能脩治諸陵亦足少溫敗姚襄入洛陽備謁
而書之蓋予之也如晉書桓溫敗姚襄入洛陽備謁
諸義同義

以揚沂中為淮北宣撫副使

劉錡為判官

岳飛奉詔班師還鄂河南州郡復陷千金

兩河豪傑李通等帥衆歸飛山足金人動息山川險要
飛皆得其實中原盡破相洋路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
興兵與官軍會其所以揚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
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老克滿道終自

岳飛奉詔班師還鄂河南州郡復陷千金

立望保敢從詔官廢日沂不沮擄其旗母金人魚
 功其凡于而示軍於中再喪欲下榜等輕將應以
 於來退朱南之金一十等來盡畫曰自皆動馬者南
 外何兀仙者曰人旦二歸而機棄淮直其率特陵乃
 者謂木欲如吾皆乃金而後輕輻以抵國所岳思
 岳可曰棄市不之郟城乃言飛孤軍不銳不可
 少守岳汴而飛亟奏以漢上六郡問田處之初兀
 保生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萬京城口夜
 且不自占未行權臣在內而人銳命揚
 不免况欲成事而詳書于策
 况未行權臣在內而人銳命揚
 不免况欲成事而詳書于策
 况未行權臣在內而人銳命揚
 不免况欲成事而詳書于策

而飛獲不
 已拜為去
 謝金及
 飛還兀
 木道
 力請
 解兵
 柄之
 不
 許而
 已南
 入新
 復州
 皆

發明

壺漿以向嗚呼宋事至此浸不可為矣是時諸將進取所
 假以歲月莫或撓之應天順人機不可失方三年克之
 則不為舊疆可復而幽燕亦沮抑復生使忠臣義士
 沙漠亦可清惜其功業粗布沮抑復生使忠臣義士
 徒有秦離之嘆終不能過河與人之決可哀也
 是飛甫班師河南隨陷是則宋人之知有江南而不
 有江北其意固天所以限南也雖然班師之計皆秦
 檜所尸其數君誤國摧髮難數是固萬世之罪人
 或以飛雖被詔違而前進克復舊物以功贖罪不亦
 可乎曰禮君命召不俟駕違而前進克復舊物以功
 贖君之心况十金牌一日送綱目雖功蓋天下罪亦
 則惜之其肯蒙首惡之名哉綱目雖功蓋天下罪亦
 為可見之矣

續通鑑綱目卷之四
 宋高宗皇帝
 七

續編卷十四
宋高宗紹興二年

已而能直入者帝問以和議九成對

發明 甚矣小人之妨賢病國也疾良善則如離隙犯

刑憲則如飲食以同已者為賢以異已者為佞

九成等因言和議之非見許秦檜之意貶黜於外果

何謂乎噫此乃秦檜之非見許秦檜之意貶黜於外果

人之禍可勝言哉其非其

罪故書賤而不去其官

楊沂中軍潰于宿州走還泗金人屠宿州

沂中兵至宿州金遣間告敵騎數百屯柳子鎮沂中自

將五百騎夜襲之不見敵而還金人以精兵伏歸路沂

九月遣使諭韓世忠罷兵還鎮

中軍潰遂自壽春走歸泗金人屠宿州

金殺其左丞相谷神右丞相蕭慶

時諸大帥皆還鎮

發明 谷神蕭慶之殺考之分注皆不載其故是必無

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失其官見金之失政刑矣

冬十月金撒離喝陷慶陽河東經略使王忠植死之

忠植本河東人無使及撒離喝犯慶陽知府宋萬年拒

河東路經畧安撫使及撒離喝犯慶陽知府宋萬年拒

守胡世將撒離喝以所部被慶陽行次延慶陽城下諭

清執忠植諸撒離喝使甲士引至慶陽城下諭

降忠植大呼曰我太行忠義也為虜所執使來招降願

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撒離喝怒詰之忠植披襟曰

當速殺我遂遇害萬年以城降後

贈忠植奉國軍節度使蓋義節

發明 忠植之救慶陽而為叛將趙惟清所執觀其大

然乎是故義之所在則生有所不取也

有所不為也由其必有所不取也

義否則烏能若是哉

宋高宗紹興二年

臨安火

發明 是時宋已定都臨安其不曰京師者宋棄汴京而守不守其都臨安也蓋天火曰災人火曰火秦檜專權自恣妬害忠良臨安之火安知非秦檜為之不然何以直書其火乎

十一月金封孔子後璠為衍聖公

時金主與禮樂立孔子廟於上京求孔子後得四十九代孫承奉即璠遂封之

發明

金夷狄也綱目書此亦予之乎曰盜賊而為盜賊之事固盜賊之常也盜賊而為君子之事君子亦豈得不予以之哉此固書法之意也雖然中國不競而使夷狄得以竊中國之文物夷狄固可進也其如中國何哉噫此蓋君子傷時之意云爾

十二月金始置屯田軍于中原

金既取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貳始創屯田軍凡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

口授以官田使自備種春秋量給其衣若遇出師始給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隴之北俱有之皆築壘落於村

發明

置屯田于中原則兵民雜處且耕且守民無疑貳之意兵有就餉之資而中原浸不可復矣特書曰始所予

辛酉 十一年 春正月金元朮陷壽春入廬州詔張俊等

將兵救之二月王德復和州

兀朮自敗後留屯京甚出入許鄭之間簽兩河軍與舊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及聞秦檜召諸軍還乃攻陷壽春遂渡淮入廬州詔張俊分兵往接時兀朮自合肥趨歷陽兵江州尋詔韓世忠引兵往接時兀朮自合肥趨歷陽游騎至江張俊議分軍守南岸王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虜數千里遠來餉道不絕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軍之使少安則淮非吾有矣因請而行即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德曰明

續通鑑綱目十四卷

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後和州晨迎俊入兀木退保昭
關尋復來爭和州後擊敗之既而德又敗韓常于含山
縣東又敗兀木于昭
關復含山及昭關

金人陷商州邵隆復之。揚沂中劉錡敗金兀木于石臯

遂復廬州

劉錡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揚沂中會而廬州已陷錡乃
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
兀木以石臯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命曳新疊橋須臾
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會合張俊揚沂
而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為三並進渡河以擊之師中欲
俊後至德曰事當機會復何符即與錡上馬先迎敵沂
中繼之兀木以當先擊之摩軍渡河首犯其鋒一酋被甲
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摩軍渡河首犯其鋒一酋被甲
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斃之乘勝大呼馳擊諸軍鼓譟
從之金人以劣子馬兩翼而進德率眾鏖戰沂中曰虜

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墻而進虜遂大
敗德與錡等追之及于東山虜望見驚曰此順昌也
識也即走保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
以萬計既而兀木復親帥兵逆戰于店步沂中等又敗
之乘勝遂北

發明

小人之謀國至是益見矣方諸將進取有功所
則必南克捷而力主和議召之班師為使盟誓可結
挾和脩戰自諸將還鎮之後如勇宿州陷襄陽陷壽
春入廬州陷商州攻城畧地無時休息嗚呼縱不能
恢復中原獨不能保守淮甸而相繼陷沒江表震驚
然則和之一字果可以欺天下乎綱目一書
甫書不一而足所以深罪當時垂戒後世也

金命致仕官至三品者給半俸。金追封昏德公為天水

郡王封重昏侯為天水郡公

又封耶律延禧為豫王

又封耶律延禧為豫王

又封耶律延禧為豫王

又封耶律延禧為豫王

續編卷之五

宋高宗紹興五年

三

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則若以敵方在爾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蕪黃以議攻却帝乃詔飛會師蕪黃飛至濠而城已陷遂還兵舒州以俟命

發明

往救雖已陷虜弗克成功然其忠君之心不亦誠乎救在速者則罪在近者當時張俊諸人不能辭其責矣還吹舒州不得已之意也

金元术渡淮北去○夏四月孫近罷○以韓世忠張俊為

樞密使岳飛為副使

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給事中范同獻計于檜請除韓世忠張俊岳飛樞府則兵柄自解檜喜乃密奏拓阜之捷召三將赴行在論功行賞於是世忠拜世忠入朝飛至獨後檜用王次翁計俟之七日既至遂拜世忠開府儀同三司賜名存中王德清遠軍節度使而進范同為翰林學士

罷三宣撫司五月詔張俊岳飛如楚州閱軍

張俊知秦檜欲罷兵首請以所部隸御前且力贊和議檜深喜之遂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臨時取旨又置之總領所於湖北淮南西以統諸軍錢糧時更軍制之初將士多不安乃命俊拔起累立顯功張俊不厭平飛屈已下之淮西之役俊以糧乏休飛飛不為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難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為辭至是俊知世忠忤俊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既至楚州俊變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依言樞密若深計俊變色至生事防士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將以弱分世忠軍恐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感飛遂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俊飛既還飛遂不復出掌兵其僚屬多乞宮祠而去俊每濁水視師

廣義

張俊依違小人也何以處大事大義哉其乘時射利如此於心得無愧乎

晉書

宋高宗紹興五年

七

六月進秦檜為尚書左僕射。秋七月以范同參知政事。

○罷淮北宣撫判官劉錡

錡自順昌之捷，驟貴。張貴揚存中嫉之，至是二人言于朝曰：「淮西之役，岳飛不赴援，劉錡戰不力。」秦檜信之，遂罷錡兵命錡知荆南府。

廣義

諸將不協，敵國之利而姦人得計也。自此便覺南宋氣脉蕭索矣。

八月立祚德廟于臨安。

祀晉程嬰公孫杵臼韓厥也。

罷知温州王居正

居正立朝累與秦檜忤，且力辨王安石父子學行之非。自兵部侍郎出知温州，居正知不為檜所容，以目疾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檜猶忌之，諷中丞何縉劾居正為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居

正之學根柢六經，揚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解，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其志。」居正感勵，首尾十載，為詩書周禮辨學三十九卷，與時書同進。

發明

無道之世，其政事施設無非乖舛。然沒而不書，則無以見其亂離之由。姑以是歲觀之，書韓世

忠等入樞府，則見其計以兵柄書罷三宣撫司，則見其自沮戰功，書進秦檜尚書左僕射，則見其尊用權。其書范同參知政事，則見其寵信逆黨。書罷劉錡，則見其信小人而黜君子。書罷王居正，則見其疎正士而近奸諛。夫以一歲之間，畧無一善，可書則謬妄從可知矣。故凡易治而亂，轉安而危，是豈一朝一夕之積高宗銳意和戎，委政秦檜，竟忘戴天之讐，偷安忍辱其禍，至於宋亡而未已。綱目特書屢書，蓋亦有不

廣義

自古邪不能害正也。然能害之於暫，不能害之於久。譬諸陰霾毒霧，安能常蔽白日乎？昔也龜

山居正之書不出，王氏邪說盛行。二君之書一出，則王氏邪說遂沮。二君其有功於聖門也。多矣。

罷岳飛奉朝請

飛以恢復為已任不肯附和議嘗讀檜奏至德無常師
主善為師之語悲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
欺其主邪兀木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岳飛方為河
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
禍故力謀殺之遂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諫議大
夫萬俟卨等交章論飛奉旨接淮西暫至舒斬而不進
此與張俊後被兵淮上欲棄山陽而
不守乃罷為萬壽觀使奉朝請

發明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
民則士可以徙張良相漢滅楚而辟穀歸山范
蠡輔越平吳而五湖遠遁至若張翰之恩鱸二味之
請老又莫非見幾而作者也蓋位極者勢危功高者
不賞岳飛處危疑之勢立不賞之功張俊忌之於前
秦檜忌之於後金人忌之於外群小忌之於中苟能
見幾明決則投簪而退解組而歸儉德避難以脫小
人之厄可也則不能以此自圖而乃陷其坎窞自是而
罷官自是而繫獄自是而圖辱自是而遭刑父子一
門略無焦類其禍豈不參哉一念不謹而貽後憂哉

九月吳璘等收復陝西諸州詔班師還鎮

公亦怵於進退之機云爾綱目書
此始為秦檜罪而終為岳飛惜也

吳璘進兵拔秦州開金統軍胡蓋與習不祝合兵五萬
屯劉家園請于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
立豐碑法每戰以長鎗若前坐不得起久最彊弓次彊
弩宛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
發七步傷強弓併發次陣如之此陣以拒馬為限鐵鉤
相連俟其傷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
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
鐵於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
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
能當也遂進次剡家灣時胡蓋習不祝據險自固前將
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
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璘然之乃請戰敵皆
突半嶺而後發姚仲王彥街渡河陟峻嶺截坡上約二
將上嶺而後發姚仲王彥街渡河陟峻嶺截坡上約二
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蓋善戰二酋
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蓋果出鏖戰璘以疊陣法更迭

戰輕裘駐馬丞麾之上殊死聞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
盜走保臘家城隣圍而攻之城無破朝廷方主和議以
驛書詔班師時隣後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首領爭
來附而揚政按隴州及破岐下諸屯郭浩復華州入陝
州矣詔至麟即自隴家城引兵還河池
浩還延安政還鞏世將惟浩歎而已

莫將還自金

兀术欲議和莫將久留于金乃縱之歸
以道意秦檜遂奏遣劉光遠為通問使

冬十月詔以魏良臣為金國稟議使

兀术遣劉光遠還要官尊望
著者為使秦檜乃奏遣良臣

秦檜矯詔下岳飛于大理獄

秦檜必欲殺飛乃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欲告飛事者
優與重賞卒無應者俊聞飛嘗欲斬統制王貴又嘗扶
之乃誘貴告飛貴不肯曰為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
以為怨將不勝其怨俊因劫以私事貴懼而從之檜

使人諭制王俊許諾於是檜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
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
在鎮江乃自為狀付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
陽還飛兵柄令告王貴使貴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憲
未至俊預為獄以待之屬吏王應求白俊以為樞密院無
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
告檜械憲至臨安下大理與憲同推人心中檜矯詔召
帝曰刑所至飛第飛笑曰安追證動推人心檜矯詔召
子使者至飛第飛笑曰安追證動推人心中檜矯詔召
獄檜命至飛第飛笑曰安追證動推人心中檜矯詔召
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字深
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檜曰此大將
也鑄曰鑄豈區區為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
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乃改命諫議大夫
侯高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張憲王
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
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臺草
所指淮西逗遛事為言高喜白檜簿錄飛家取所賜御

禮與往來道塗日月皆可收乃收其御札送官藏之以
滅跡高又使鵬章等證飛受詔逗留命評事元龜年取
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
樸何彦猷皆言飛無辜判宗正寺士褒請以百口保飛
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
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
張憲書雖不明其事莫須有世忠
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

發明

君子猶為小人勢不設險中之初六陰柔之小人設險以陷
君子猶為小人勢不設險中之初六陰柔之小人設險以陷
蓋君子猶為小人勢不設險中之初六陰柔之小人設險以陷
也誣以謀反固險橋詔下獄此非險中之險乎秦檜
主之張俊萬俟卨又從而成之妄掣張憲株連岳飛
身受非刑羅織抵罪嗚呼檜何警於飛飛何負於檜
取此誠天地之大變人心所不容檜之罪又可得而
粉飾之哉故書橋詔所以著其無君之罪書下岳飛
大理獄所以明其誣累之非即綱目之所
書驗當時之政治則宋事之興廢可知矣

廣義

豈少保當時若矯詔滅金而殺已耶

韓世忠罷

世忠深以和議為不然及魏良臣使金世忠諫曰中原
士民論于腥膻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之師若
自與和日月侵尋入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北
使之來乞與而面議復抗疏乞罷遂罷為醴泉觀使封福
論之帝不聽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
一童奴縱游西湖以自樂澹然若未
嘗有權位者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

廣義

飛世忠之識過武穆所請烏見弓而高

十一月范同罷安置李光于藤州

秦檜忌光諷中丞萬俟卨論光陰懷怨望與孫近朋比
安置藤州藤州守臣以光詩有諷刺者獻于檜檜怒令
言者論之
再竄瓊州

和議成以何鑄書樞密院事奉表稱臣于金

兀術以蕭毅邢具瞻為審議使與魏良臣偕來議以淮
水為界仍許歸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
五萬仍許命鑄往使太后帝悉從其請命宰執告祭天地
宗廟社稷命鑄往使誓表畧曰臣構言今來畫疆以淮
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
并南四十里為界屬鄧州四十里外并西南盡屬光化軍
為弊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
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
二節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
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極命亡氏陪其國家臣今
既進誓表伏望上國早降誓詔庶使弊邑永為憑焉毅
辭帝諭曰若今歲太早果還兀術遂如會寧
也則誓文為虛設鑄至汴見兀術遂如會寧
兀術尋遣人來復求高州及和尙方山二原
發明春秋莊九年書公及齊大夫盟于莒君子譏公
于蜀君釋父怨親仇讐成二年書公會楚公子嬰齊
會也然而春秋所最重者父母之讐所最謹者華夷

之辨高宗惑賊檜之邪謀恃和戎之陋策忘親釋怨
降尊居甲名義甚悖蓋漢亦曾和單于不過賜之
玉帛妻之以可汗五代石敬瑭借兵契丹稱臣奉貢此非
加統之主君猶且識之宋自真宗訂盟耶律南兄
北弟僅京兆有高宗受命而乃君父於金苟為無耻
於敬瑭言名則正於胥氏而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
胡銓嘗曰以祖宗之天下為一屈膝則祖宗社稷之靈
盡汚夷狄祖宗數百年之天下為赤子盡為左社且稱藩奉
貢云者非其有而得之甘心焉劉豫張邦昌之徒則志得
意滿舉天下而臣之其地焉高宗所居者祖宗之位
所守者祖宗之業祖宗之土地不能恢復國為邑自卑尊
能報償易怨而為恩忘哀而作喜貶國為邑自卑尊
人雖至愚者弗克忍為高宗樂而行之是誠何心哉
觀之誓表猶可慙報是蓋天地晦冥日月薄蝕足為
之上而首為下其屈辱亦已甚矣將何顏面以處臣民
貴耶綱目直書于冊謂祖宗墳陵則雖帝有江南奚足
不再貶而其失有見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高宗皇帝本紀 三

廣義 嗚呼用奸臣殺良將其心降虜而忘父兄母妻
綱目大書奉表稱臣于金者所以遺其
萬年之臭也人以南渡為中興謬矣

遣使割唐鄧商秦之地以畀金

京西割唐鄧二州陝西割商秦之半止存上津豐陽天
水三縣及隴西成紀餘地棄和尚方山二原以大散關
為界於是宋僅有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四蜀福建
廣東西十五路而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陝西路止
有階成和鳳四州凡有府州軍監一百八十五縣七百
三金既畫界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凡十九路其間散
府九節鎮三十六守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
有六縣六百三十二。初邵隆在商州十年披荆榛瓦
礫以為治招徠流散屢敗金人終不肯離商而去值和
議成割商與金隆常快快徒知金州嘗以兵出虜境秦
檜恨之徒知叙州
檜陰使人賊之

發明 宋人求和於金者必有所利而為之焉奉表稱
臣極其屈辱而金人未聞有一毫利未反為割

地以附益之且唐鄧商秦宋之故土高宗即位十五
女未復復侵疆之咫尺而乃棄其四州割以啗虜則
是虜不亡一金之得四州之地也是時宋之境內僅
有十五路而金之境內乃有十九路由此觀之一隅分
天下金有其二宋得其一耳自是以後偷安一隅粉
飾太平諱言兵事宋之所謂中興之業者止於如此
而已矣豈不深可哀哉天下未一讐恥未雪而先為
自畫之計高宗誠五霸之罪人也綱目持書于策所
以惡其釋父然
觀仇讐之意云

秦檜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岳飛

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擄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
矣年二十九雲與張憲皆棄市于鵬等從坐者六人籍
飛家資徙之嶺南於是薛仁輔李若樸何彥猷皆被默
布衣劉允升上書訟飛寃下大理獄死凡傳成其獄者
皆進秩洪皓在金以蠟書奏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
父呼之及聞其死諸商酌酒相賀飛事親孝家無姪侍
吳玠素服飛額與交驩節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
大將安樂特邪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為飛營第飛辭

綱目卷一百六十五 宋高宗皇帝本紀三

曰金虜未滅何家為或謂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
 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
 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
 陳死不屈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飛躬為調藥諸將遠
 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
 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以
 八百人破群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八千人
 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其戰兀木於頤昌則以皆蒐八
 百於朱仙鎮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
 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
 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
 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關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
 歌投壺詢如善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
 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臣
 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為特代人卒以死其文武
 全器仁智並施如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而卒死工秦
 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讐可復宋
 耻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擅道齊曰自壞汝萬
 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

發明

甚矣小人之私意則志在妨賢蓋不欺國命則志
 在欺主欲行私意則志在妨賢蓋不欺國命則志
 勢有不可專不私賢則私意有不可遂也高欲專權
 則矯詔以殺扶蘇秦檜欲和虜則矯詔以殺岳飛皆
 異世而同符者也然既備臣于金又割地以畀虜所
 求必遂無顧不從宜乎金之報聘也何待以年虜既
 冊帝歸喪之事耶則知割地報聘也何待以年虜既
 殺岳飛金商相慶始造報使南北弭兵未足則賊檜之與
 虜為一可見矣嗚呼賊檜任其所為弗與之較豈稱臣
 事虜挈全國以付秦檜任其所為弗與之較豈稱臣
 則從其稱臣欲割地則聽其割地欲殺岳飛則無罪乎
 殺飛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豈若岳飛之無罪乎
 考之殺前史皆以殺飛為文綱可歸獄於檜變文直書
 秦檜殺故保樞密刑使武昌公岳飛於檜變文直書
 豈得而擅殺之乎原情定罪立法謹嚴然後是非正
 曲自賊檜之欺君子莫能修之不容
 掩矣凡若此類微君子莫能修之不容
 此何以書秦檜殺書秦檜殺者所以著賊檜專
 殺無君之心也然則於岳飛書故少保樞密副

廣義

殺無君之心也然則於岳飛書故少保樞密副

戊壬

十二年

星統

春二月進封建國公瑗為普安郡王

封崇國公瑗為恩平郡王

詔諸州脩學宮○何鑄還自金

初蕭殺至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耻和不然朕不燂用兵及何鑄曹勛往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悟至金首以大后為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韋氏

三月放齊安王士儂于建州

秦檜惡其救岳飛也

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卒以鄭剛中代之

剛中節制諸將極嚴每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吳璘陞少師詔主閣吏乞講鈞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爾尚變常禮是廢軍容豈皇恐聽命

夏四月金使人以袞冕來冊帝

金遣左宣徽使副等以袞冕主冊冊帝為大宋皇帝發明宋於金則書奉表稱臣金於宋則書以袞冕來冊帝中國屈於夷狄足上首下至是極矣殿中書此鴻名受夷狄之穢號悲夫綱目廣義分注云冊帝為大宋皇帝意金虜向嘗冊劉豫為大齊皇帝今其冊命與豫同者劉豫高宗也

胡銓之言驗矣

五月初置權場于盱眙

其後又置于光州棗陽安豐軍
金亦置推場于壽鄧州鳳翔府

六月安置王度于道州。何鑄罷

秦檜以鑄不傳會岳飛之欲怨之，諷万俟卨論其過，欲
寢諸嶺表，帝不許，遂出知徽州，後復責授秘書少監徽
州居

八月以万俟卨參知政事。金人歸徽宗皇帝顯肅皇后

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

喪至帝易總服
奉安龍德別宮

發明

春秋之法，凡書歸者，請而得之也，來歸者，心服
而歸之也。高宗備受屈辱，而父母不得生還，徒
以哀丐於虜，僅歸，昔者靈輒，抑不知父母旅魂抱恨
泉壤亦已久矣。詩云：求言孝思，維則。使高宗苟
能明此，則必汗顏恚憤而思必報，其讐豈肯苟安而
已哉。則是高宗惟冀和議速成，而不知大讐必報也。

綱目書此
乃深貶之

皇太后韋氏至自金

后有智慮，初聞金人許還三梓宮，后恐其反覆，呼役者
畢集，然後起，攢宮時方暑，金人憚行，后慮有他變，乃陽
稱疾，須臾，涼進發已，而稍貸于金，使得黃金三千兩，以
犒其衆，由是途中無虞，帝至臨平，奉迎，見后喜極，而泣
后至臨安，入
居慈寧宮

九月以孟忠厚為樞密使

充攢宮
總護使

大赦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

以和好
成也

發明

加不置，加也。書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
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古先

賈綱目卷二

宋高宗皇帝

四

帝王之用賢必防小人必任君子而秦檜總權罔上辱國如賢安可以國公加之乎噫高宗以和議甫成肆赦加爵殊不知所失亦已多矣安有明哲之君忍耻臣虜甘於自欺而尚可以論人道哉直書于冊深譏之也

遣使如金

沈昭遠賀生辰楊愿賀正日賀禮俱用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金猪契丹例不欲兩接使人故併遣使如之

冬十月贊徽宗皇帝顯肅皇后于永固陵以懿節皇后祔

尋改陵曰永裕在會稽

以程克復簽書樞密院事。進封秦檜為秦魏兩國公辭

不拜

以太后回鑾推恩也檜以封兩國與蔡京同故辭

發明 凡前代專權之臣網目書其自為相國自加九

賊檜之事則書進封秦檜為秦魏兩國公而能辭不

拜者何哉檜以封兩國與蔡京同所以辭之故綱目

因而書以辭不拜耳然而檜不受而直書不拜則直

暴怒峻却之而巳此書法所以異於前代也嗚呼亂

臣賊子至於專權無君極矣孰知於專權無君之中

又有已甚焉者其視晉宋齊梁為愈下矣世變至此

可歎也哉

十一月張俊免

初俊贊秦檜成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及和議定諸將罷而俊無去意故檜諷臺臣江勰論之遂罷為鎮洮崇信等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清河郡王奉朝請

劉光世卒

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為國
任事嘗入對言願竭力以報國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
帝曰卿不可徒為空言當見之行事建炎初結內侍康
履以自固又早解兵柄與時浮沉不為秦檜所忌故能
竊寵榮以終其身方
之韓岳不逮遠矣

徽猷閣待制致仕尹焞卒

焞質直弘毅實體力行程順嘗以魯許
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發明

綱目於劉光世尹焞之卒一削其官一具其官
則二人之賢否書法之予奪可見矣君子宜細

觀之

詔秘書少監秦熈脩日曆

秦檜無子取妻兄王煥孽子熈養之南省擢為第一檜
以為熈進士陳誠之策專主和議乃以為首熈次之歷
官秘書少監檜自知不為上論所與乃以熈領國史佳
檜再相凡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因以太后

此眾為已功自領其事使著
作郎王揚英周執羔上之

廣義

分注云秦檜自知不為士論所與乃以其子領
國史而掩其惡檜掩於當時其能掩於後世

耶秦熈掩之而他史則不為之掩也
綱目據其實而書之者甚檜之惡也

孟忠厚罷

忠厚始以外戚貴顯然能避權勢不以私干朝廷秦檜
忠厚之僚婿也未嘗親附世以此重之至是山陵畢檜
諷孟諫引故事外
戚不預政罷之

十二月陝西大旱

初陝西連歲不雨至是涇渭灞
漕皆竭民無以食多餓死者

發明

軍旅之後必有凶年此春秋伐萊之後繼以大
旱也此書大旱者賊檜專權妨賢病國而內外
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傳
曰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憂國恤民之

心零而不雨格
天之精意闕矣

西遼耶律大石妻蕭氏死子夷列立

夷列改元紹興籍民十八歲
以上者得八萬四千五百

十三年金皇統春正月作大學

以岳飛
宅為之

二月作景靈宮

遣官自温州奉迎祖宗神御至遂詣天章閣西
殿告遷徽宗及顯恭顯肅二后神御併奉安焉

廣義

臣謹按春秋父兄之離不共戴天况在汴諸陵
虜其得罪于宗祧也多矣今而作宮虛奉不
過脩飾外貌而欲偷安於一隅耳何足道哉

三月築太社太稷壇及園立

發明

於戲宋人亡讐釋怨粉飾太平之心益著矣則
明之君必曰一城未復祖宗之耻未雪也一
未歸祖宗之耻未雪也一未復祖宗之耻未雪也
名分未正祖宗之耻未雪也一未復祖宗之耻未雪也
棄宗族而不能返敗稱臣而不能正則是祖宗之耻
未雪一二誠五內分裂無望生全之時也而乃作太
社作景靈築社稷立園立紛紛制作繼書于冊自以
江南為苟安之計而讐耻中原付之不問豈不可耻
之甚乎蓋天子天下之父既亡其耻則
一匹夫之不若耳詳書于冊蓋譏之也

夏閏四月立貴妃吳氏為皇后

后開封人年十四選入王邸帝既即位后常以戎服侍
左右習書史善翰墨寃遇日隆累進貴妃帝憐邢氏在
金虛中宮以待其還至是秦檜累表
請立后皇太后亦以為言帝從之

王次翁罷

時秦檜當國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
斥始終不貳於檜者惟次翁一人而已

賣明

宋高宗紹興三年

四三

五月停給僧牒

先是臨安府乞度牒脩觀音殿帝不與特給錢五千緡曰朕觀人主欲消除釋老或毀其徒皆不適中往往而熾今不放度牒可以漸消而吾道盛矣至是命停給雖特旨亦令執奏

六月程克俊罷○秋七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

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居冷山距會迎二百里地苦寒穴居百餘家陳王谷神聚落也谷神敬皓使教其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衣麤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麪食之或馱取蜀策谷神特以問皓皓力折之谷神銳竟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復辯之谷神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此謂不能殺汝邪皓曰自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於水以墜淵為辭可也谷神義之而止皓屢因謀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與師進擊嘗求韋太后書遣李徽特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

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每遇貴族名家子流落于金者盡力拯救之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憐乃不得用錢塘暫居為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擇遂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後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邵被囚柞山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怒械于獄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于獄久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之邵又以書言于金曰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之邵又以前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去終非大國之利金人徙之會寧及還入見除秘書脩撰主管估神觀司諫詹大方論其使事無成改台州崇道觀弁副王倫使金既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還欲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于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之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卧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

且詠之曰此南歸之漸弁曰豫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
又忍北而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
固拒驛門恐饑待盡誓不為屈金人感動致禮如初久
之復欲易其官弁曰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易
以辱吾君也又書決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
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召被掠士夫飲半
酬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矣
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
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如曰此臣子之常諸君
何悲也及粘沒喝死弁密疏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
時也遣李發間行歸報王倫還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
文爲獻其辭有曰嘆馬角之未生冤消雪容攀龍鬚而
莫逮淚灑冰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謂丞相張
浚曰弁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及還入見便殿謝且曰
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此皆知時幾
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機動有變宜鑑未兆盟可
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消弭之術宜詳
以講之金人以驢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
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特與幾陛
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曰善秦檜惡其言奏以初補

官易宣教郎
直秘閣而卒

發明

直書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嘉不辱也高
宗建炎初書遣洪皓等使金至是凡十五年矣
書還自金則其全節可知然無褒美之詞何哉蓋亦
臣子當爲之事故爾此又綱目之深意也如漢書蘇
武還自匈奴

廣義

洪皓朱弁可謂不辱君命
者矣味諸分注義自見矣

帝書六經刻石于太學○冬十二月朔日食

是日陰雲不見秦
檜率百官稱賀

金人來聘

賀正旦也禮物金酒器六事色綾羅
紉穀三百段馬六匹自是歲如之

發明

女真身政和五年始改號金宣和七年入寇靖
康元年入寇建炎三年入寇皆以號舉者惡其

賈明

天高

號

復置三館

上謂宰執曰人才須素養太宗置三館養天下之士至仁廟人才輩出為用今日若不興學校將來安得人才

十四年金皇統春正月樂平水關

樂平縣何衝里田隴數百頃田中水類為物所吸聚為一直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并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虹聲如雷穿牆毀樓二水關于杉墩且前且却約十餘刻乃解各復故樓發明水者陰類樂平水關異之異者自有書契以來書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高宗信任非人忘讐事虜則其逆氣所激固有致夫災異者而宋之君臣方且溺於宴安恬無警省天變豈有虛生之理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

二月万俟卨罷以樓炤簽書樞密院事

初高自金還秦檜假金人譽已數千言屬高以聞高難之他日奏事退檜坐殿廡中批上旨輒除所厚者官吏鈐紙尾進高曰不聞聖語却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諷言官李文會詹大方論之高遂求去

三月帝謁孔子廟遂視學

國學大成殿成司業高闕表請帝視學從之止輦於殿門外步趨升降退御敦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熈執經高闕講易泰卦胡宏見其表移書責之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此也太上皇帝初制於彊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非薪嘗膽宜思所以必報之大讐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此大讐大辱而為大恩閣下目覩忘讐滅理北面敵國以苟宴安之事猶偃然為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從而為之詞欺罔

矣

孰甚焉宏安國子也

發明

以師重傳崇學尚文固帝王之美事然又不可
掩飾虛文宜乎有以來胡宏之譏也春秋所貴
者復讐之義綱目所貴者亦復讐之義忘親釋怨又
豈春秋綱目之所貴哉故書帝謂孔子遂視學
文無貶詞乃所以深貶之耳美惡不熯同詞
廣義 高閔請帝視學似矣然高宗之時乃逆否蹇剝
之時也豈泰道之世乎胡宏責之何其當哉

夏四月初禁野史

從秦檜請也後著作郎林機言有失意之人匿迹近地
窺伺朝廷作為私史以售其邪說請禁絕之復下詔甲
之禁

發明

大抵史者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者也豈一人之
私而能滅衆人之公論哉賊檜掩護其惡之不
暇亦愚矣嗚呼使果能禁則自呂秦以至於今人皆
不知聖賢之訓是非顛倒黑白不分久矣善乎呂東

蔡曰史官萬世是非之權衡禹不能褒蘇管蔡不能
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
簡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昔司馬遷作史記
武帝惡其直筆刊落其書然公議之在天下抑則揚
塞則決窮則通縱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扼
天下之筆乎書曰禁野史者譏檜之愚也

五月樓炤罷以李文會簽書樞密院事

文會劾炤罷之遂命文會代炤
自是執政免即以言者代之

閩浙大水

內侍右武大夫白鏐從皇太后北歸者因閩浙大水宣
言燮理乖盪洪皓名聞華夷顧不用鏐館客張伯麟嘗
題太學壁云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秦檜怒之俱
坐誅謗刺配鏐於萬安軍伯麟於吉陽軍罷皓提舉江
州太平觀

發明

是時宋之君臣偷安忍耻共行逆德而陰沴之
應必矣蓋燮理陰陽宰相之職陰陽不和固宰

相之責也秦檜位首相變理乖方侮慢自賢大逆不道而申氣磅礴則有以致夫異氣大水之應不在茲乎而賊檜方且惡白齔張伯麟之諷諫刺配遠方吁災異之來不知戒懼而又罪直言之士則其忽慢天變豈不從可知哉

秋八月金主亶殺其子魏王道濟

發明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君子以為公子之重視大出於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不與焉如晉殺世子申生之類是也蓋父子之恩出於天性金主無故而擅殺其子則其於父子之道亦大悖矣殺無罪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書主斥名惡自見耳

○九月徙趙鼎于吉陽軍

秦檜怨鼎不附和議凡鼎所善者如張九成折彥質張戒解潛辛承宗皆指為鼎黨貶斥之鼎在朝五年杜門

謝容時事不掛口有問者引咎而已先是鼎請正建國公皇子之號檜言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皇子乃立至是中丞詹大方希檜意劾鼎與其黨范冲邪謀密計轉相扇惑以徽無妄之福蓋指皇子而冲嘗為翎善故也遂移鼎吉陽鼎謝表有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曰此老儒強猶昔

冬十月何若請黜程頤之學

右正言何若指程頤張載遺書為專門曲學請戒內外師儒之官力加禁絕秦檜從之

十二月李文會免以楊愿簽書樞密院事

愿為中丞迎合檜意以舉劾人號之為肉簡牌至是論文會遂代其位

王倫為金所殺

金欲以倫為平州路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脇以威遣使來趣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

乙丑

發明

王倫往返金國贊成和議不為無罪故其見殺
其有可殺之道故金得而殺之為耳雖然王倫固
贊成和議之愆然亦上之所命非倫之自書也則
受命天朝奉將使之指其權初不在已故網目書
以著秦檜陷害之意若曰朝有使臣如王倫者不
保全終始乃使之為金所殺故夫金虜非能殺王
歸罪當時之意為何如哉同義
書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同義

十五年

金皇統

春正月

朔初御大慶殿受朝

發明

嗚呼高宗誠無足與論復讐之事矣胡氏曰父
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與同國朋友之
讐不同市朝今高宗與金虜不共戴天無時焉而
忘也顧乃御殿受朝晏然自肆則是忘親釋怨非
子矣獨不計父母客死窮荒中原淪沒夷狄抑且
臣奉貢撤備罷兵高宗非無人心者何故溺於自
甘於受辱而行此姑息之事哉直書曰初深貶之也

夏四月朔彗出東方大赦

發明

書曰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呈天弗保監于
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
華夏正然桀之所以失天命湯之所以得天命者以
此是時彗出東方其異滋甚高宗未聞有省已責躬
之實而徒肆赦播於境內仰足以為弭變之道乎弗
克庸德慢神虐民天命安得而
不失哉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六月朔日食帝幸秦檜第

幸

上賜檜第又賜銀萬兩綃萬匹錢萬緡絲千匹車駕親
幸加檜妻兩國夫人子煇學士承旨婦郡夫人孫瑱堪
坦並除直祕閣賜三品服資時方九歲尋書一德
格天之閣六字賜檜後又命作檜家廟賜以祭器
發明 幸檜第何以致書幾之也屈萬乘之尊幸倭臣之
幸者乎則於高宗知有秦檜而
不知有宗社也豈不深可愧乎

廣義 此即徽宗幸蔡京王黼之第耳觀分註之備載則知高宗之貨賊擒其真宗王旦之流弊歟然

秋七月放張浚于連州

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計氏知之誦其父咸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即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頤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決矣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偽豫備倉卒破賊社稷安全不然後將遂事下三肖秦檜大怒令中丞何苦劾之遂貶連州居住尋徒來州檜必欲殺浚以其死黨張柄知潭州與郡丞汪召錫共伺察之

冬十月楊愿罷以李若谷簽書樞密院事

愿希秦檜意附下罔上至是斥夫天下快之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四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五

後學 餘杭 周 德恭 發明
後學 雲間 張 時泰 廣義

起丙寅采高宗紹興十六年盡凡十七年

十六年 春正月行藉田禮

先是知度川薛弼言州民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秦檜大喜乞詔付史館於是脩彌文以飾治具如鄉飲耕藉之類節節備舉為苟安餘抗之計自

發明 甚矣宋之苟安歲月而無必奮之志也益曰吁戒哉敬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

任賢勿貳夫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遺道以千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古之君臣更相戒飭以成治功而未聞同趨於宴安之轍也高宗志恢復之志秦檜獻逢迎之詞自

廣丙

此苟安之事日作而祥瑞之奏日聞矣吁安有賢明之君忠良之臣而忘親釋怨以行此文具之事哉綱目書行籍田禮文無賤詞乃深賤之爾

夏五月金韓企先卒

企先為金右丞相每欲為官擇之專以培植獎勸後進為已任惟穀士類甄別人物一時臺諫多君子號稱賢相

廣義

觀分注所載之實則知夷狄之有人矣嗚呼天宗紹亂則有張邦昌高宗南度則有黃潛善汪伯彥其觀金之企先猶天淵之相絕耳金曷得不興而宋也曷得不衰乎

六月金殺其翰林學士宇文虛中

金人重虛中之才號為國師而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凡見女真人輒以礮鹵目之貴人達官積不能平至是

唐括酬等告虛中謀反有司鞫治無狀乃羅織虛中家圖書為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反邪有司承順風旨殺士談於是虛中與老幼百口同日焚死士

談瓊孫也

發明

被分注則虛中無罪為唐括酬等所譖而羅織以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金之失政矣蓋虛中叛宋降金乃亂賊耳曷不書誅而書殺彼虛中誠難逃背逆之罪狗名責實不以討賊予金也雖然虛中叛宋而降金欲保富貴於沒齒今不旋踵而罹禍然則背主降讐者果何益哉

廣義

談是也網日書此其為叛臣之戒昭矣

秋九月金劉豫死

發明

尹氏曰所貴乎士君子者以其審於出處之際明於去就之義者也武王行大義平殘賊舉天下莫或非之伯夷叔齊乃獨奮然耻其所為不食周粟而死若二子者豈好死而惡生哉誠以若臣天地

之大義亘古今而不可泯故寧死而不屈耳自世道
 埋微士君子不明於大節故有忍耻蒙垢仕非其地
 者劉豫在遼初固嘗出仕於朝後知濟南府當其
 夷狄猾夏盜賊陸梁豫宜死守城邑保障山東誠足
 嘉尚之洎虜甫退之後豫既不能扞禦不於此時引
 身而退乃復偷生苟免服為臣虜雖僭立齊國然亦
 稱臣奉貢而犬馬之矣金以憑陵猾夏之虜一旦岷
 起茶毒中原盜竊宋之士君子稍有人心者必羞見
 其面目安有拜伏於前為之臣子稍受其爵食其祿而
 不知愧恥者哉豫以一身事二姓大節已虧况嘗稱
 兵犯順率金寇宋又君子之所深病者固宜直筆深
 貶之也觀綱目所書金劉豫死則豫之失身於虜盡
 東海之波不足以此泄其耻矣士君子之立身至
 此豈不深可歎哉如漢書莽大夫揚雄死同意
 廣義 劉豫者宋臣也綱目何以繫之于金死者燕人
 臣繫之金者義絕于宋也嗚呼嚴哉
 誅其叛逆而庶人之也嗚呼嚴哉

冬十二月金遣使如西遼西遼殺之

先是回紇遣使入貢于金言耶律人石與其國鄰大石
 已死金遣粘割韓奴與其使俱往遼主遇之于野詳
 語不遜遼主怒而殺之

廣義

抑考西遼與金亦不共戴天
 者也殺金之使不亦宜乎

卯丁

十七年金皇統七年春正月以李若谷參知政事何若燕書樞

密院事。二月李若谷罷三月以段拂參知政事。何若

罷夏四月以汪勃燕書樞密院事。金主亶殺其文武從

官十餘人

金主自即位以來委政於粘沒喝幹本兀朮雖初年國
 家多故而更清政簡百姓樂業既而其後裴滿氏干政
 朝官性性因之以取宰相金主欲立繼嗣為后所制心
 不能平因縱酒自遣齎怒至于手刃侍臣至是宴便殿
 醉殺戶部尚書宗禮無何又殺橫海節度使田毅左同
 郎中奚毅翰林待制邢具瞻及王植高鳳廷王傲趙益

綱目卷十五

宋高宗紹興十五年

三

興龔夷
鑒等

發明

稱國以殺者所以著其擅殺之也傳曰義繫於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殺其大夫是也義繫於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野之類是也金主制於晨牝心不能平縱酒自遣醜怒殺人此何理耶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金主不能刑于寡妻安能至於兄弟以御家邦哉明此然後可得好惡之公矣

廣義

抑觀曹為后所制而反移怒於群臣果何理哉明此然後可得好惡之公矣

五月安置提舉江州太平觀洪皓于英州

秦檜惡皓饒州通判李勤因誣皓作欺世飛語乃責濠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

秋八月故相趙鼎卒于吉陽軍

鼎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黃西帥張宗元時饋膠米會降旨捕鼎李光遇赦永不檢舉且令本軍

月且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慮不爾禍及一家矣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川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鼎為相專以周不為先以為本固而後敵可圖讐可復惜其見忌於檜齎志以沒然中興賢相為稱首

發明

凡卒故官錄賢也趙鼎當國安危疑之際弘濟艱難獻可替否內廷國用外籌軍旅誠中興之賢相也賊檜譏忌罷相既久而猶書故相者罷之非不深可惜哉時鼎罷相既久而猶書故相者罷之非罪不予其罪也此亦書法之深意

廣義

分注載降旨趙鼎李光遇赦永不檢舉且令本軍月且存亡申省觀此則知當時國命皆執于

九月罷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

剛中治蜀有方畧秦檜忌之使人求其陰事召還責貴陽軍安置未幾四川安撫司亦罷

剛中治蜀有方畧秦檜忌之使人求其陰事

發明

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共立也蓋文仲蔽賢聖人罪之何况忌賢而

廣義

分注載剛中治蜀頗有方畧秦檜忌之觀此則知賊檜之心直欲銷宋而後已講和特其餌耳

冬十月朔日食。十二月金及蒙古和

初捷懶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蒙古通蒙古益疆兀木討之連年不能克乃與之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團寨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冊其酋熬羅孛極烈為蒙輔國王不受自號大蒙古國至是始和歲遺甚厚於是蒙酋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

發明

書金及蒙古和以見欲和者金也蒙古拒金不屈則見蒙古之浸強金伐蒙古不克則見女真之漸弱識者可以觀二國之興亡矣

十八年金皇統 春二月段拂罷

拂聞趙鼎死于海南為之歎息秦檜怒侍御史余堯弼論拂與小臣私交漏泄政機遂罷為資政殿學士尋落職興國軍居住

三月以秦檜知樞密院事

秦檜問勅令所刪定官胡寧曰兒子近除外議如何寧曰以為必不襲蔡京之迹檜怒之寧宏弟也

夏四月朔日食。秦檜罷為觀文殿學士兼侍讀位次右

僕射

檜乞避父子共政也尋加少保

發明 秦熿檜之養子不學無術驟登政府此固高宗嘗辭之也故網目不曰罷秦熿而曰秦熿罷以見未

步之令聽其在彼高宗亦無如之何也已書之所以著其輕襲名器庇秦姦邪之罪耳吁

五月放浙東副總管李顯忠于台州

顯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秦檜惡之降官奉祠台州居住

發明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夫故耳然則恢復之事為時大諱而不足言矣吁小

人之心毒非蛇蝎而毒於蛇蝎威非狼虎而威於狼虎詐不深可畏哉高宗恭己南面受制姦諛天下之事浸不可為矣書之所以哀之也

六月金以完顏亮平章政事

亮本名迪古乃太祖子幹本之子為人慄急猜忌殘忍任數自以已與金主同為太祖孫常懷覬望及為中亮

留守專立威以厭伏小人結猛安蕭裕每與論天下事裕傾險揣知其意因曰留守先大帥太祖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以從亮喜遂與謀議及入為右丞進平章務攬持權柄用其腹心為省臺要職引裕為兵部侍郎

秋七月寬諸郡雜稅

帝曰人知取之為取而不知予之為取若稍與展免俟家給人足稅斂自然易辦於是蠲廬光二州上貢錢米汀漳二州秋稅處州三縣被水民家紬絹鄂州舊額絹各一年又蠲四川積貸常平錢三十萬緡京西路請佃田租及州縣場務稅錢

發明 治國以養民為本養民以寬卹為先自喪亂以來東南之民疲於供饋水旱繼作弗克存生帝能惻然懷念特寬雜稅然後民得盡力於農畝而仰事俯畜之有餘矣誠仁人之量王者之心也綱目特書乃所以不沒其善耳

八月汪勃罷以詹大方簽書樞密院事。九月詹大方卒。冬十月以余堯弼簽書樞密院事。金兀朮卒。

金自粘沒喝死捷懶蒲盧虎等皆有自為之意幹本獨立不能如之何使無兀朮則國勢殆矣故其國論功以為粘沒喝後惟兀朮一人耳

十一月竄胡銓子海南

秦檜諷司諫羅汝楫論銓飾非橫議竄新州同郡王廷珪嘗以詩贈銓坐流辰州新州守張秉承檜旨論銓與客唱酬謗誣怨望詔送海南編管以秉提舉湖北常平至官一日卒時洪皓在英州閩人倪晉為守聞秉以巧中遷客取使使節欲效之即使人伺隙捕皓家奴真獄中釀成其罪未及發而晉卒事乃解

十二月金以完顏亮為右丞相

亮生日金主遣近侍局直長大興國以司馬光畫像五吐鵬廐馬賜之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興國而

奪回賜物亮本懷不軌疑畏愈甚

發明

是時亮既畜篡逆之心茲因奪回賜物逆謀益決金主不能鑒之於微惜哉故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以著其基禍之始云

十九年金皇統九年十二月以春三月朔日食。夏五月

金出完顏亮于行臺秋九月復召入平章政事

金主以完顏亮為太保領三省事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壞金主寢殿鴉尾有火入寢內燒幃幔金主趨別殿避之越五日有龍鬬於榆林河水上下大風壞民居官舍瓦木人畜皆飄颺十數里死傷者數百人五月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參知政事蕭肄摘其語以為誹謗金主殺鈞且問誰使為之左丞相宗賢曰迪古乃實使之金主不悅故出亮亮過中原與留守蕭裕定約而去九月至良鄉召還莫測其故大恐及至復拜平章謀逆益甚

巳巳

發明 是時完顏亮逆節既萌金主因天變之異出之
 行臺其庶幾矣夫何行至良鄉尋復召用則是
 促之使叛耳既懷嫌隙豈宜復用乎易曰亂之所生
 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
 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金主酷信
 逆亮疑而復釋則是幾事不密所以愈益其篡竊之
 心也是故亂臣賊子要當制之於微其微不
 謹其盛難制深可畏哉綱目書此垂戒切矣

冬十月金主亶殺其弟胙王常勝遂殺其后裴滿氏

金宰臣議遷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近侍高壽星等當
 遷訴于裴滿后后白金主金主怒遂杖平章政事秉德
 右丞唐括辨而殺之大理卿烏帶謀廢立烏帶以告完顏
 亮一日亮與辨語因問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辨曰胙
 王常勝乎問其其次曰曰胙王子阿楞曰阿楞屬陳安得
 立辨曰公豈有意邪亮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
 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持思疑之以告裴滿后后白金
 主金主怒召辨謂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之亮
 因北忌常勝阿楞惡特思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自稱

皇帝按察大王而金主之弟止有常勝查刺亮乘此
 常勝查刺阿楞王妃散邪入宮繼之金主積怒于后遂亦
 殺之而召胙王妃散邪及夾谷氏張氏等
 殺德妃烏古論氏及夾谷氏張氏等

發明 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完顏亮因亮潛而無先覺之明相繼而殺謂之何哉
 滿耳效因亮潛而無先覺之明相繼而殺謂之何哉
 蓋莫親於兄弟而殺其弟莫厚於夫婦而殺其夫以
 親為疎以厚為薄宜乎有篡奪之禍金主之謂也

十二月金完顏亮弒其主亶而自立

護衛十人長僕散忽土舊受幹本恩徒單阿里出虎與
 亮姻家亮皆使為內應大興國嘗以李老僧屬亮得為
 尚書省令史亮度與國被杖怨望又使老僧結與國內
 應興國給事寢殿夜取符鑰歸家十二月丁巳秉忽
 土阿里出虎內直作變夜二鼓與國以符鑰門亮與
 妹婿徒單貞及平章政事秉德左丞唐括辨大理卿烏
 帶李老僧等以刀歲衣下入宮門者以辨乃國婿亮只
 至親不疑而納之及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帥刀劫

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金主常置佩刀於榻是夜與國先
取刀投榻下金主求刀不得阿里出虎先進月忽土次
之金主頗仆亮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金主既殞
秉德等未有所屬忽土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秉
德遂與群臣奉亮即位詐以金主欲議立后召大臣因
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以秉德為左丞相唐括辨
為右丞相烏帶為平章政事謚襄滿后
為悼平皇后廢竈為東昏王大赦改元

發明

無足錄然而金主神憤怒其種類自相屠滅本
弟殺其後與夫完顏亮殺其主皆詳書于冊所以
見君臣大義雖夷狄繼之亦昭然天冠地履之
不可紊也前史止載完顏亮弒其君完顏亶至綱目
始正名定罪其餘替為之國畧同此類皆所以扶三
綱立人極不以夷狄替之故而廢
斯義其垂訓也大矣臣故因而論之

庚午二十年金天德春正月殿司軍士施全刺秦檜不克檜殺

之

檜趨朝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挾刃于道遮檜有與刺
之不送捕送大理檜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
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詔磔于市
自是檜每出列五兵持長挺以自衛

發明

賊檜姦邪人所共憤施全仗義刺檜其志可嘉
然均為不書討而書刺蓋全不勝一朝之忿亡
其身以及其親不以其變文書殺者檜固有罪不予其討
前史皆書誅而此變文書殺者檜固有罪不予其討
有罪也綱目徇名責實而予奪之旨公矣

廣義

政殺全刺秦檜而本朝綱目不書曰盜者何曰施全
一肅政不同也狹累秦檜亦異也觀全對檜之辭至今
直氣凜然則知其為烈丈夫矣豈肅政之流哉特其
勢不在已故不免於刺耳使全得預機務必行
誅討何以刺為綱目所以予之而不盜者此也

金主尊其嫡母徒單氏及母大氏皆為太后

徒單氏賢遇下有恩意與大氏相得至歡及金主弒亶
徒單氏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金主銜之至是追

尊幹本為帝朝號德宗二母俱尊為皇太后徒單氏居東宮號末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末寧宮後徒單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為壽徒單后方與諸公主宗婦語大氏跪者久之金主怒而叱明日召與徒單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為不可金主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如前日邪

三月以余堯弼參知政事平仗簽書樞密院事遣堯弼使

金

賀即位也及還金主以上皇王帶附遺于帝其祕書郎張仲軻曰此希世之寶也金主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為我有此置之意外府耳仲軻由是知金主有南侵之意遂每事先意逢之

下李光子孟堅于大理獄流之峽州責降徽猷閣直學士

胡寅等官有差

光在瓊嘗作秘史其仲子孟堅為所親陸升之言之升之訐其事秦檜命兩浙轉運副使曹泳究實泳言孟堅

皆記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送大理寺獄成詔光遇赦永不檢舉孟堅除名編管峽州於是胡寅程瑀皆良貴宗頴張燾許忻賀允中吳元許八人皆緣坐責降有差有從政郎楊煒常州通判沈長卿舊與李光言和戎非便知雷州王超求內徙李光俱坐貶又有太常主簿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斂蠅也其鄉人告之以為譏毀大臣且言元美與李光交故其亭號潛光檜大怒竄之峽州

夏四月置力田科

募民耕兩淮田從知廬州吳燧請也

金主亮大殺其宗室

賣州

宗

初亮在熙宗世見太宗諸子盛彊忌之及即位遂與蕭
裕謀殺之又以前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即勸進
街之將盡誅焉於是豫教尚書省令史蕭玉上變遂召
領三省事阿魯左丞相唐括辨判大宗正寺胡里甲繫
鞠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鄰北京殺留守
斛祿補南京殺頌行臺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
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
人太宗粘沒喝後皆絕而烏帶蕭裕蕭王等皆受重賞
亮又令玉子尚主曰朕無以報卿
使朕女為卿男婦代朕事卿也

冬十月金主亮殺其左副元帥撒离喝等夷其族

亮復忌斜也諸子盛彊及宗室勳舊大臣欲盡除之乃
諷都元帥府令史遂設誣飾上變遂殺撒离喝及景祖
孫謀里舒斜也子幸吉及其族百數十人
以魏王幹帶孫活里甲好情飾亦族之
發明 送亮殘忍之心至是益甚矣既忌太宗諸子盛
強而大殺其宗室復忌斜也諸子盛強而殺撒
离喝殺其身而又夷其族自非殘暴酷虐之至者弗
克忍為民用常懷懷干有仁逆亮欲篡位則弑其君

惡盛強則赤其族欲為父安長治之計既平內患遂
謀併吞厥後世宗甫立身且道乎不在顧
卒為宗室所圖孰謂果無天道乎不在顧
更而在蕭牆之內也故直書以著其惡

秦檜有疾詔執政赴檜第議事

十二月甲子檜始朝命肖興入
宮門二孫頃堪扶掖升殿不拜
發明 嗚呼高宗誠可謂不知薰蕕之別者矣君薨百
發也時宋非居諒陰帝又非有疾病胡為高枕自肆
溺於宴安間於檜疾使臣赴第則是挈全國之萬機
皆決於檜而高宗不可一日無檜者也高宗忘親釋
怨委政於檜而恣其敗壞豈不深可歎哉故書秦檜
有疾若至尊然者所以譏高宗尊寵姦回書詔
執政赴檜第議事所以著高宗挈國授賊之意

二十一年金天德春正月金置國子監。二月以巫伋為

金國祈請使

未辛

及至金首請迎清康帝歸國金主曰不知歸後何處頓放奴唯唯而退

發明

世讐不共戴天不可忘也前遣使賀即位此遣使迎欽宗直書于冊幾宋之釋國怨親仇讐也蓋怨莫重於父母之讐有父母之讐而不知怨乃欲以原已請之也則人倫廢天倫

滅矣則何有於其國哉

三月金大營宮室于燕

金主稍習經史慕中國朝著之尊密有遷都意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之中與金主意合乃遣左丞相張浩右丞相張通古等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城周九里三匝其宮室一依汴京制度運一木之費至二十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編傳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一般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後殿務極華麗

發明

不曰營而曰大營忘土木之盛也無益妄費民不聊生逆亮之不亡其國顧不幸哉故直書以

著其奢縱之罪焉耳

夏五月金主亮納其叔母阿懶及宗婦于宮

阿懶亮叔曹王阿魯補妻也亮殺阿魯補而納之封為昭妃又命徒單貞語宰相曰朕嗣續未廣前所誅黨人諸婦多朕中表親宜選納焉宰相乃奏請行之遂納阿魯子汝魯魯胡魯子胡里刺胡失打東德弟札里四人之妻于宮尋封札里妻高氏為脩儀崇義節度使烏帶妻唐括定哥舊嘗與亮私及為帝定哥使侍婢來朝亮諷使殺烏帶許以為后定哥初不忍亮誅之曰不殺汝夫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縊殺烏帶即納之宮中封貴妃大愛幸後與舊家奴姦賜死又使祕書監完顏文出其妻唐括石哥而以為麗妃使乙刺補出其妻蒲察以亮妹之納之又察

發明

娶妻不娶同姓者為遠嫌也豈論同源與否哉亮納叔母宗婦名分甚明又非漢劉聰納劉殷

二女之此亦本過於吳孟子者矣然彼本夷狄尚不難於妻群母又何有於叔母宗婦哉書之姑以著大

羊之雜揉耳，舜倫雜亂，烏可與論人道乎。

秋七月除薪米稅。八月太傅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威

平王韓世忠卒。

世忠性巔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屢誡和議，觸秦檜嗜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杖規畫，精絕過人，嘗中毒矢入骨，以疆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知人善獎，用成，閔解元、劉寶等起行，伍秉將旌，皆其部曲也。及解兵罷政，卅家，凡十年，至是卒。孝宗朝追封，謚忠武。子彥直，彥質，皆古皆以才見用。

發明

世忠勲業卓冠一時，至於忠精誠確，尤為難及。宋史書世忠卒而不書其爵，李燾長編書太傅寧國節度使而不書其位，號通鑑續編闕而不書史法，固無義例也。至綱目備載其爵，謚位號大書于冊，以見褒崇之意。君子固當參考觀之，然後知書法詳畧皆有深意存乎其間。母但以作史常法視之也。與

唐書郭子儀卒同意

冬十一月余堯弼罷

二十二年金天德春三月編管王慶子之奇之荀于嶺南

初慶卒于貶所，其子之奇之荀撫棺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讐必報親，樽皆掩其口，曰：禍未已也。至是為人所告，坐謫朝廷，編管于梅容州。又以直龍圖閣葉三省監都作院王遠嘗通書王慶及趙鼎力詆和議，安置三省于筠州。遠于高州。

發明

王慶為賊檜構陷，客死遐荒，則其私忿既逞，斯可已矣。又何必逮其子而編管之乎。此蓋小人忘刻之心，勝不至於覆人之宗，絕人之祀而不止也。嗚呼！君子不幸而處昏亂之朝，小人恣橫正道，堙沒不惟身不可保，抑且子孫受禍，哀哉。綱目直書于冊，所以深罪當時，垂戒後世之意，切矣。

夏四月巫伋罷，以章復簽書樞密院事

續編長卷十五

宋書卷之五十五

十一

綱目十五卷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三

一與秦檜居同里檜日檜語曰里中何新事曰
有一術士自鄉里來頗能論命檜色變曰是人言公何
日拜相曰皇恐而退中丞章復
聞之即劾復陰懷異意遂罷

五月襄陽大水

平地五尺漢水
水肩城而入

秋九月章復罷冬十月以宋撰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

金主亮召濟南尹烏祿妻烏林答氏未至自殺

葛王烏祿時為濟南尹烏林答氏儀容整肅亮召之乃
謂烏祿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遂
召王府臣僕曰為我禱車在使皇天
后土明監我心行至良鄉得聞自殺
發明 猶夫婦人倫之大綱君臣天地之大義妻之事夫
夫婦之義也故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烏林答
氏之被召以為不行則累其夫相從則背其義由是
徐至良鄉乘間自殺既不失其身又不累其夫是誠
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烏林全節而死逆亮獨無愧
乎蓋逆亮傷敗彝倫滅絕天理又何以人望
望之哉據事直書所以示烏林而罪逆亮也

酉癸

二十三年

金貞元

春三月金遷都于燕

金主自上京至燕初燕法駕下詔改元親選良家子
百三十人充後宮以燕列國之名不當為京師號遂改
燕京為中都大興府汴京為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
寧府又改中京大定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府西京大
同府如舊

以王循友知建康府

循友知鎮江上書乞加秦檜九錫檜喜而
遷之踰年檜以循友罪其族黨安置藤州

夏四月金太后大氏卒

續綱目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一

綱目十五卷 宋高宗建炎三年 古

金主遷都于燕親屬皆從獨留徒單太后于會寧徒單后常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燕常思念徒單后及病篤以不得一見徒單后為恨將死謂金主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宮偕來我死必迎致之事之當如事我

五月潼川大水

平地丈五尺死者甚衆

冬十月宋樸罷以史才簽書樞密院事

戊甲 二十四年 金貞元 春正月地震

發明 水與地皆陰質而夷狄小人則陰類也前書襄陽大水次書潼川大水此書地震此乃夷狄小人竊發之機也是時賊稱當國毒流縉紳逆亮都燕人竊發之機也非此之應歟宋之君臣畧未見其兢兢自備之實又未見其防盜禦侮之謀災異迭見視為平常不深可惜乎即綱目之所書觀之則當時政

○金右丞相蕭裕謀反坐誅

治之得失亦可見矣

裕在相位恃功專恣金主倚信之也相仰成而已裕以金主猜忌忍殺恐禍及遂與蕭馮家奴等謀立故遼主孫事覺伏誅

發明 逆亮篡國以來如殺宗室如殺徽宗皆書殺而末嘗書誅此書誅者原情定罪也金亮任蕭裕之專而蕭裕懷廢立之意故既書謀反則必正以坐誅之各亂臣賊子不討將接迹於天下矣豈因逆亮之故而遂廢討逆之公哉然曷為不去其官裕為宰相况又得君不能盡心敷治而乃遽懷逆謀書官正所以見其罪也厥旨微矣

夏五月朔日食。金始置交鈔庫

金以銅火造鈔引一貫二貫三貫四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伯二伯三伯五伯七伯五等謂之小鈔與

錢並用以七年為限納舊易新諸路置官
庫受之每貫取工墨錢十五文公私便焉

六月史才罷以魏師遜簽書樞密院事。秋七月張俊卒

俊昇兵最早屢立戰功帝於諸將中眷注特
厚然忌劉錡附秦檜殺岳飛為世所鄙薄

發明

然忌劉錡附秦檜殺岳飛此固小人之所為也
故卒而削去其官
所以深貶之耳

以敷文閣待制秦頊備撰實錄院

初知舉魏師遜等議以秦熺子頊為榜首上讀其策覺
所用皆檜嬉語遂進張孝祥第一而頊第三時檜之子
姪姻黨皆相高第天下切齒至是以頊脩撰
實錄院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有也

廣義

分注云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有者皆
之也噫檜之計亦姦矣其如天下後
世何然後知檜之姦乃所以為拙也

八月禁百官避輪對

秦檜擅政以來屏塞人言蔽上耳目一時獻言者非謂
檜功德則訂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欲有言者恐觸忌諱
僅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皆
避免輪對至是上乃諭執政曰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
聞近輪對者多渴告
避免可令檢舉約束

冬十一月魏師遜罷以施鉅參知政事鄭仲熊簽書樞密

院事

自秦檜專國士大夫有名望者悉屏之遠方凡齟齬委
靡之徒一言契合即登政府稍出一語輒斥去之不異
奴隸故自萬俟卨罷至此十
年參預政事者總四人而已

加秦熺火傳封嘉國公。金主亮納其諸從姊妹于宮

壽寧縣主什古幹離不之女也靜樂縣主蒲刺及晉燃
尤木之女也師占兒訛魯觀之女也混同縣君蒞里古

貞及其妹餘都河魯之女也皆亮之從姊妹鄰國夫人重節蒲盧虎之女孫亮之姪也張定安妻柰刺忽太后大氏之兄嫂也蒲盧胡只石哥之妹也皆有夫亮無所忌耻皆召與之私分屬諸妃位下蒞里古貞是得幸每召必親候廊下立久則坐於師姑膝上凡宮人在外有夫者初猶分番出入後乃盡當其夫往會寧不聽出外每幸婦人必奏樂撤幃或如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觀常於卧内遍設地衣保逐為戲

發明

亮夷狄也本無足責然據有中土僭號稱尊故其所為亦不容盡畧是以前書納叔母及宗婦次書召為林谷氏此書納其諸從姊妹皆以著其亂之醜也夫同姓尚不可為况叔母乎宗婦尚為不可况姊妹乎據事直書惡自見矣

十二月西遼耶律夷列死其妹普速完權國事

子幼故也普速完自號承天后太后謚夷列曰仁宗

二十五年三年夏四月施鉅罷。五月朔日食。六月

鄭仲熊罷以湯思退簽書樞密院事。改岳州為純州岳

陽軍為華陽軍

或言岳州乃岳飛駐軍之地又與其姓同乞改之蓋以媚秦檜也岳州人謂飛駐軍乃鄂州於我州何與而改之

廣義

嗚呼小人中傷善類不至於聲銷影沉不止也且岳武穆既薨其子婿皆殺足可以遂賊檜之奸志矣今也姓同州名果何害邪先正文公謂小人之私矣而刻彼賊檜始有甚焉者也然則君子不幸而遇此則將若之何哉蓋度其勢可除則乘時亟行誅討否則奉身退避如韓世忠者不亦善乎

金汴京火

金主陰有南侵之意乃謀遷汴遣完顏長寧為南京留守經畫之既而大火宮室盡焚金主大怒杖殺長寧

發明

是時金將南侵謀遷于汴既而大火宮室盡焚則天厭夷德不欲其都中上之意可見矣孰謂

天道無知而可以忽之哉綱目不書事應而事應已在其中然後知人心天命不可誣耳意

秋八月下趙昂子汾等于大理獄

秦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昂李光胡銓三人姓名必欲殺之及昂死而憾不已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張俊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執而盡去之會汪召錫告宗室知泉州令冷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謫君汀州檜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嘉論趙昂使份與令冷欲別羣儘必有廢謀詔送汾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矣

以董德元參知政事

發明賊檜殘忍之心至是愈烈矣前書下李光子孟趙昂子汾等于大理獄則王庶子于嶺南此書下光王庶趙昂既卒而猶憾之不已禍及子孫其罪可勝誅哉若檜者存一日則貽害一日妬賢之心老而彌篤矣一書再書深罪之也

冬十月徙洪皓于袁州未至卒

秦檜門人
皓居英州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卒卒後一日秦檜死皓又在此庭為金人所敬既歸金人至必問皓為何官居何地不幸為檜所忌不
死于敵國而死于謬隱聞者悼之
庶義皓不金虜包印符卧起十五年金人唱以美官為耻其視子卿之節無愧焉意子卿歸漢而功輝麟閣洪皓還宋而竄死遐方其與子卿不同有如此者君子為之長太息也

進封秦檜為建康郡王加其子熺少師並致仕是夕檜死

檜病帝幸其第問焉無一語惟流涕而已熺奏請代居相位者為誰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帝還官命沈虛中草檜及熺制並令致仕熺夜遣項與右司員外郎林一飛宗正丞鄭柎見其黨殺中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張扶謀

請已為相檜卒遺表有云願陛下固隣國之權盟謹國
 是之搖動贈中王謚忠獻檜居相位十九年倡和設國
 忘讐敦倫包藏禍心劫制君父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
 先同上微旨動靜必具知之郡國事惟申省無至上前
 者性陰險深阻如崖岸不可側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
 辨但以一二語傾濟之俾帝自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鋤
 畧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為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為功凡
 無罪可狀者則曰立黨沽名曰訕謗曰指斥甚則曰有
 也晚年殘忍尤甚屢與大獄察事之卒布滿京城猶議
 之者即捕治中以深文如知饒州洪興祖作程瑀論語
 解序引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即以為譏已毀其板編管
 興祖于昭州西運副魏安行嘗為鑊梓亦編管于欽
 州其羅織人類出之立久任之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
 不解者然附之則立與擢用開門受賂富敵于國外國
 珍寶死猶及門檜每事與帝爭勝曹筠言水漲詔逐之
 檜陞為從官周葵欲言梁汝嘉檜不待帝言即改除之
 由是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呂愿中獻秦城王氣詩其勢
 漸不可制檜既死帝謂揚存忠曰朕今日始免防檜逆

謀矣朱熹曰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紀綱復張諸將曩以
 捷告恢復之勢蓋十八九虜人於是始露和議以沮
 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獨以長樂梓宮藉口攫却裝
 謀發惑主聽使和議翁然以定而不可破士大夫徂于
 積衰之俗見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
 顧以忘仇忍辱為事理之當然嗚呼始則唱邪謀以誤
 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未流
 之弊遺君後親無所不至此檜之罪所以通于天萬
 死不贖也

發明

史稱賊檜包藏禍心脇制君父戕殺忠良主和
 悖然不免直書其死者忘親釋怨檜實尸之且又為

廣義

或曰秦檜任金人未嘗加以恩禮是禮反從
 金而欲忘宋之及其歸也高宗賜以議和靖康二年二

月金人執張叔夜及秦檜以去是年五月叔夜自殺于金軍秦檜偷生不死其在金也亦無忠義之事見書則其無君之心蓋不待上和議而後見也原其所志不過欲為張邦昌劉豫耳蓋金人以邦昌之愚立為楚帝劉豫厚賂之使以和議領宋檜則首倡之故捷懶陰縱其還使主和議以亡宋斯時也捷懶必以立豫者以許檜為故檜堅執其議而衆言不能奪也厥後捷懶雖誅檜猶妄想前圖所以力沮恢復之謀殺害忠良而不顧焉曰邦昌以僭逆受誅劉豫以武穆計竅二人之事皆檜目擊者也檜尚欲為是邪知而欲為則謂之愚非也曰吾以莊公為正所以愚也善乎東萊之論莊公曰始吾以莊公為至險終則也善乎東萊之論莊公曰始吾以莊公為至險終則劉豫之禍也至批檜之謂歟且夫檜之心非不知邦昌堅主和議而誅宋以亡之則金人必德我而與之以國南北惟我與金而已金雖強倘我智力能禦亦未耶曰當檜縱還之初嘗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

南北自北耳况乎歷觀綱目所書或謂將復一州得一捷檜必嫉之甚則至欲畫淮為界以屏金間有言金人之情者必為之忌謹況於殺武穆之後檜則各遣諸將還鎮縱金人以取土地一日對高宗言事金之體當如高麗之事本朝則檜之微意蓋可見矣幸而天獨宋胤絕其後嗣不得一遂其姦而死桓溫曰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其賊檜之謂乎綱目書曰是夕檜死者深憾其幸免於刑戮也

金主亮迎其太后徒單氏至燕

亮命以大房山雲峯寺為山陵遣石丞相僕散思恭等如會寧奉遷太祖太宗祥宮及迎徒單后至沙流河亮親迎之命左右持杖二束跪太后前曰亮不孝久缺溫清頭咨之左右持杖之曰今庶民有克家子尚且愛之不忍豈我育子如是寧忍答乎叱杖者退既至居壽康宮亮事之外極恭順后起則自扶之常從輿輦獨行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為至孝雖太后亦信其誠

廣義

分注載亮事其礼得不感動於人耶賊虜狡詐如此雖親母尚信其誠况高宗乎

黜秦檜姻黨十一月釋趙汾及李孟堅王之奇等自便

臺諫湯鵬舉等累疏言秦檜之姦請逐其親黨詔安置戶部侍郎曹泳于新州罷端明殿學士鄭仲熊等四人徙侍御史徐嘉正言張扶為他官知建康府王會等六人俱以諂附貪冒罷又竄呂愿中等于遠州秦頊秦燁秦炳等俱以檜黨監科革正之莫及張常光等八人並以告許監切官爵送遠郡編管尋釋趙汾奪二官與李孟堅王之奇等皆令自便

廣義 觀於此則知高宗治檜黨于檜死之後者非不與說輻夫妻反目者也哀哉

以魏良臣參知政事。十二月復張浚胡寅張九成等二

十九人官徙李光胡銓于近州

光終擢州銓移衛州光尋卒

發明

自魏檜構陷善類延及無辜君子之受害亦多矣今而釋趙汾等自便復張浚等官徙李光等于近是皆革故鼎新收人心之大機也故備書以予之

二十六年金正隆元年春正月追復趙鼎鄭剛中等官。二月

魏良臣罷。三月罷宰相兼樞密使

以邊事已定也

以万俟卨參知政事。竄東平進士梁勛于遠州

勤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為之備帝怒編管勛于千里外州軍而下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存亡而渝定議耶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惑眾聽至有為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其駭之自今有此當重實典憲

發明

設險守國固王公之當然思患預防亦君子之宜然高宗忍恥事讐偷安苟且謂和議可以固

守謂江南可久居而祖宗之中原父母之深恨一

切付之以不問但見賀正且賀生辰賀即位稱臣奉

貢括然無恥殊不知金亮之目中又無江南矣梁劬

度慮必內侵上書設備是亦思慮預防者歟片於外

謂之何哉此高宗所以著其拒諫之失無必

為之志也綱目直書以著其拒諫之失無必

廣義 中觀分注高宗之詔辭于以見高宗以和議定于

秦檜得高宗以和議倡於外高宗得人同心其利斷金向

來恢復諸諫詎能入哉高宗庸懦無識於是詔蓋可

見矣

初秦檜病篤召董德元湯思退至卧内屬以後事各贈
黃金十兩德元慮檜以為自外不敢辭思退慮檜以為
期其死不敢受帝聞思退不
受以為非檜黨遂信任之

夏五月以沈該万俟卨為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湯思退
知樞密院事

六月以程克俊參知政事。靖康帝卒于金

發明 魯昭公薨于乾侯胡傳曰諸侯失國出奔象矣

孫寤所逐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

死為天下笑故春秋錄其所因為後世戒欽宗

受父之託不能死守社稷康帝者臣虜三十餘年以善

而終之非幸歟然必書靖康帝者不予金之封中國

也其不曰崩者已失天下故社稷而絕之也為人君者

觀綱目所書卒于金之義知社稷而絕之無常奉也亦必

深切而著明矣

命史館重脩日曆

秋七月彗出井詔求直言。八月程克俊罷以張綱參知

政事

以秦熈備不實也

續綱目卷之五

靖康皇帝

綱初為給事中以秦檜用事遂致仕卧家者二十餘年嘗書座右曰以直行已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篤

九月以陳誠之同知樞密院事。冬十月復安置觀文殿大學士張浚于永州

浚去國二十年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焉武夫健將言浚者必咨嗟嘆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已今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而秦檜懼其正論害死乃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時喪母將歸葬會星變求直言浚慮厲數年間勢必求釁用兵而吾方溺於安下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為嫌乃上疏極言沈該乃侯高湯思退謂敵未敢以居喪為嫌乃上疏極言間者皆笑其狂臺諫湯鵬舉凌哲等論浚名在罪籍

發明 君子之事君若義而已矣不以用舍而貳其心不

其身家之利害也茲因堊出詔求直言浚乃條陳時事力詆姦臣見忤沈該之黨而乃復貶永州既求

直言之心審矣直書于冊不存貶而其義自見警懼之分注載張浚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自隱其

二十七年 春二月以湯鵬舉參知政事。三月萬

侯高卒

高為相主和固位無異秦檜士論渾之

發明 高宗宰相書卒者僅數人李綱趙鼎書爵乃侯

陰陽幹旋造化股肱元首德撫四夷固當公平正大而無一毫偏僻之失斯為宜也高私憾岳飛以傾之

高宗宰相書卒者僅數人李綱趙鼎書爵乃侯

丑丁

誤國主和君臣俱辱高宗苟能按罪行辟明高豈容
但已況其相業無聞如惡張浚言事之類此皆小人
所為故綱目於其卒也削去其官以示貶耳若不
不別其賢否而槩書之何以為予奪之權衡哉

夏六月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

發明

死万俟卨而相湯思退則是魯衛之政兄弟也
又安足以贊襄治道黼黻臬猷哉高宗之命相
知矣書之乃所以譏之也

秋八月以湯鵬舉知樞密院事。九月張綱罷以陳康

伯參知政事。冬十一月湯鵬舉免

庚戌

二十八年金正隆三年春二月以陳誠之知樞密院事王綸同

知院事。三月朔日食。秋七月金以李通參知政事
初金主亮召其侍臣秘書少監張仲軻左諫議大夫馬
欽校書郎田與信等便殿侍坐金主謂仲軻曰僕之封

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
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若能一之乃為大矣金
主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脩器械
招納山東叛亡豈得謂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瑄嘗為
朕言宋有劉貴妃者資質美艷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
謂因行掉臂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信皆對
曰海島巒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金主曰然則天
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耳高麗夏
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望勞矣待金主
恃其累世疆盛欲大肆征伐以一天下嘗曰天下一家
可以為正統及拜李通參知政事通揣知金主意遂與
仲軻欽及近習群小輩盛言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
逢其意金主以通為
謀主遂議興兵南侵

九月以王剛中為四川制置使

初剛中言夷狄之情疆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其強
弱而先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軍械加我數年國勢
富彊彼請盟則為漢文帝犯邊則為唐太宗上壯
其言會西蜀謀帥帝曰無如王剛中矣遂有是命

冬十月金營汴宮

金主亮遣其左丞相張浩參政敬嗣輝如汴京營建宮室國子司業黃中使還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我不可不早為之備若彼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及境矣湯思退大怒左遷中官

發明

書營宮譏妄費也亮將謀稍夏已非一日向萌矣而湯思退之徒方恃和好諱言用兵豈不深可歎哉下書籍諸路兵造戰具所以著其實也

二十九年金正隆春二月金籍諸路兵造戰具

金主亮謀南侵乃造戰船于通州遣使籍諸路猛安部族及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食之凡二十四萬又僉中都南都中原渤海丁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凡二十七萬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聽又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命諸路舊貯軍器並致于燕時又建汴宮脩燕城民不能堪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推牛以供筋革至於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

發明

兵乃防姦之資戰乃禦侮之器是故曠武非春初非防姦又非禦暴客不過欲逞一時之私而懷猾夏之心焉耳中國不競而為夷狄所侮不能比向惜哉綱目特書所以歷金而哀宋也

夏五月貶禮部侍郎孫道夫知綿州

道夫使金還金主亮謂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畧舉二事爾民有怨入我境者邊吏皆即發還我民有殺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託詞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蓋欲南侵故先設此二事為辭道夫曰彼身就其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身就其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湯思退沈該不以為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忘之故貶

發明

明者能矣幾微於未然智者能料禍患於未然故曰人能無遠慮必有近憂是時金營汴宮而南侵之勢已成籍兵造器而南侵之機已肇况道夫使金逆亮親諭高宗何故溺愛讐虜而畧不加意乎逆

亮莫試姦淫骨肉三綱絕而五倫廢安肯顧兩國之
好而不皆盟者哉道夫直言而較貶則非其罪為可
知矣書以

機之宜也

唐義大抵高宗南渡不過逾安而已當其被虜南逐

虜情之真為虜勢之強弱國之治亂與其君臣之

輯睦悖矣等事豈可一日而忘之耶今也道夫之歸

金雖無一言以及遼事尚當詢其所以何如耳况不

其指瑕造象為言而奏哉今者既得其跡而乃恬不

為慮决非中興之主也臣故

曰高宗南渡不過逾安而已

六月遣王綸使金

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之使王綸往覘綸還入對言
鄰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致湯思退等皆賀
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治遼屯戍軍馬移易時節
為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陳誠之罷○沈該免秋七月以賀允中參知政事○八月

召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來至

熹徽州婺源人少於道入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
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羣三入學焉既傳求之經傳復編
死汝往事之熹率以告而稟學焉泉州同安主簿歸編
交當世有識之士及舉進上為泉州同安主簿歸編
延平李侗學于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其
學大要窮理致知反躬踐實而以居敬為主築室武夷
山中四方遊學之士從之者如市上聞其賢故召之熹
卒不至憲安國從子生而靜懿不妄笑語紹興中與勉
之同入太學時崇伊洛之學憲與勉之求得程頤書潛
抄默誦夜以繼日聞涪陵譙定受易學于順二入往從
受業父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清故不有見惟學乃可明
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邪自是一意下學不
求人知一旦揖諸先生歸崇安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
從遊日衆號籍溪先生仕終秘書省正字熹嘗言其學
憲及勉之之子羣三君安世揚時受學於熹乃還崇安結
為多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楊時受學於熹乃還崇安結
草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惟與憲子羣
日相往來講論學者踵至勉之隨其才器為說聖賢之

道因以女妻熹門人號曰白水先生子翬幹仲子以父
死國難痛憤致疾棄興化通判隱居武夷山中者十七
年與憲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他所與遊皆
知名之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朱熹而已熹初從子翬遊
之翬以易之稱不遠復三言俾佩

發明

程不至何嘉其志也朱子師事李侗契其要領二
子抱道自樂卒辭不至可謂其性分於昂飽視勢分
於浮雲而漠然無有動於中者也君子入數君子人
也回視頰有皮一能而曉曉自鳴以為仕宦之捷
徑者詎可同日語哉故夫書召以予高宗之求賢書
不至以予朱子之樂道
此皆綱目之特筆也

九月以湯思退陳康伯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

帝謂康伯曰卿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今與
思退共政如有可否勿憚商確康伯曰大臣論國事自
當盡心若依阿
植黨臣所不敢

皇太后章氏崩

帝事太后甚謹先意承志惟恐不及或一食稍減輒不勝
憂懼常戒宮人曰太后年已高惟優游無事起居適意
即壽考康寧事有所關慎勿令知第
來白朕至是崩年八十矣謚曰顯仁

冬十一月贊顯仁皇后○十二月以王綸知樞密院事

庚辰

三十年金正隆春正月以葉義問同知樞密院事○二月

以普安郡王瑗為皇子更名璋進封建王

初帝知瑗之賢欲立為嗣恐太后意所不欲遲回久之
及后崩帝問吏部尚書張燾以方今大計對曰儲嗣者
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於此今兩邸各分宜早定帝
喜曰朕懷此久矣開春當議典禮燾頓首謝至是利州
提點刑獄流如圭擢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
篇合為一書囊封以獻請斷以至公勿疑帝感悟即日
下詔以普安郡王為皇子加恩平郡王
環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寺攝皇姪

發明 高宗仗義建立賢王邇者報寢未繁冊為宗社
鳥能及哉綱目特書
于冊所以深美之耳

夏六月王綸罷秋七月以葉義問知樞密院事朱倬參知

政事

倬初以張浚薦為自宜興薄入對時方以劉豫為憂倬策
其必敗帝大喜而秦贈惡之出為越州教授捨死倬知
惠州陞辭因言前事帝問卿何久淹如此倬言為捨所
托帝愀然慰諭目送之且曰人不知卿惟朕獨知遂累
擢至中丞論事多
所裨益帝信任之

八月朔日食○賀允中致仕○九月以李寶為浙西副總

管

寶嘗陪金拔身自海道來歸至是召對詢以
事歷歷如數乃授官令於平江督海舟捍禦

冬十二月湯思退有罪免

侍御史陳俊卿論思退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
所為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秦檜父子恩也宜寘之
憲典遂
奉祠

發明

不曰免而曰有罪免貶絕之詞也思退姦邪之
小人是乃秦檜之遺黨欺君設國倣效成風豈

宜宰正百官乎效因臺臣之劾即免思
退之官則廢幾可以洩人神之憤矣

廣義

或曰秦檜主和議誠有覬覦之心而其心又非
思退之所知者思退復踵其姦何如曰秦檜固

有覬覦之心思退踵之者不過欲如檜之富貴耳小
人之喻於利何嘗知有若父耶俊卿論免思退其為

高宗之幸豈淺淺哉綱目書
有罪者誅其姦於未死也

初行會子

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儲見錢于城內外流轉
其合發官錢並許充會子輸左藏庫初行吁兩浙遂通

行諸
州
三十一
年
春正月朔日食帝不受朝

風雷大雨雪
正隆六年十月元年春正月朔日食帝不受朝

二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以取士
禮部侍郎即金安節言熙寧元豐以來經義詩賦發興
合庸時更革近合科以來通經者苦賦體雕刻習賦者
病經旨淵微多有弗精業難兼濟後進往往得志
而老生宿儒多困也請復立兩科末為成憲從之

三月以楊椿參知政事以陳康伯朱倬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以吳拱知襄陽府
先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為之備及聞金人決
欲敗盟乃召楊存中及三橋帥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
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
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為陰沮
用兵且諫退避策中外妄傳幸蜀人情洶洶朱倬無
一語康伯奏曰金敵敗盟天幸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
退聖意堅決則梓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陽
待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西路都統制吳拱知襄陽部
兵三千戍之

夏五月金主亮使人來求漢淮之地始聞靖康帝之喪
拱珣之子也

金主亮嘗密隱畫工於奉使中俾馬臨安湖山以歸為
 屏而圖已之像策馬于吳山絕頂題詩其上立馬為
 山第一峯之句至是遣其簽書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
 員外郎王全來賀天申節亮謂全曰汝見宋主即面數
 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來
 此朕將親詰之且索漢淮之地如不從則厲聲詆責之
 彼必不敢害汝蓋欲激怒以為南侵之名也又謂景山
 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臨安一如金主之言以詆
 帝帝謂全曰聞公北方各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
 已死矣帝始聞淵聖崩遽起發哀而罷詔特斬襄三年
 號曰欽宗

發明

始聞者因金使來而初得聞喪罪慢也蓋欽宗
 亦嘗君臨天下况為高宗之兄不幸客死虜庭
 是乃宋之大耻且人生莫重於人倫人倫莫先於父
 兄今而上皇欽宗相繼殞落高宗僅能求還上皇太
 后邢氏之喪而付欽宗於不問夫復何說父母之讐
 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與同國高宗匿怨而事殘金
 豈不誤哉故直書
 始聞以深識之

舊義

宋累使至金何其早也金遣使至宋何其遲
 微也冠履倒置其可嘆乎汪澈論天變之應至
 矣是驗

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六月以劉錡為江淮浙西制置

使屯揚州

持府將無在者乃以錡為江淮
 浙西制置使節制諸路軍馬

故遼人接刺窩斡叛金圍臨潢

初金主亮徵兵南侵使牌印燥合如西北路盡金契丹
 下壯契丹人曰西北路接近鄰國世世征伐相與讐怨
 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盡係累矣幸使者入朝言
 之燥合畏罪不敢言遂與牌印耶律斡等盡起男丁於
 是西北路招討司譯史徹八與部衆殺招討使司貯甲
 三遂反
 議及燥合等而執耶律斡取招討使司貯甲三千遂反
 後山前諸群牧皆應之咸平府謀克括里斡兵據咸平

繕院器甲出府庫財物募兵以應敵入其勢益張金主
 亮使僕散忽上等討之皆無功而敵入自度大軍必相
 繼而至勢不可支謀歸于西遼乃率衆沿龍駒河西出
 徹八既行而舊居山前者皆不欲往為署六院節度使
 移刺高幹殺敵八執老和尚等自為都元帥擁衆東還
 至臨潢府東南新羅寨東京留守曹國公烏祿使移刺
 札入招之高幹已約降已而復謂札曰若降爾能保
 我輩無事乎札見高幹兵衆彊盛車張滿野意其可
 以有成又說之曰我之始來以汝輩不能為今觀兵
 勢彊盛如此汝等欲如群羊為人所驅去乎將欲恃天
 時乎若果有大志吾亦不復還矣其黨有前李特本部
 族節度使逐幹者言昔谷神丞相賢能人也嘗說西北
 部族他日當有事今日正合此語恐不可降也於
 是高幹決意不降遂攻臨潢圍之衆至五萬

發明

立故之主分注起兵者網目之所予者局為以叛書誅心也
 和故不以奪其軍况又約降烏祿則其心非純乎遼
 者故不以起義予之而變文直書曰叛所以著其不

赦之罪焉耳綱目誅
 心之法其旨嚴哉

廣義

移刺高幹叛無非因民之不忍
 也亮也何不自返而欲南侵耶

金主亮遷都于汴

發明

書曰遷汴者民非欲遷為金主之所遷也傳曰
 樂王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維達害就利去
 危即安猶或恐沉溺於衆不肯率從而况迫於橫逆
 非其所欲棄久安之田里刈新徙之蓬藿道途之勤
 營築之勞豈不則然有隱乎肆行莫顧其
 不仁甚矣凡書遷不冉貶而其惡自見矣

秋七月金大括馬于諸路

先是調馬于諸路以戶口為差計五六十萬匹仍令戶
 自養以俟至是大括羸馬官至七品聽留一匹等而
 上之并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交
 相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死者狼籍于道其亡失多者官
 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馬夫役詔河南
 州縣所貯糧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羸馬所至當給芻

粟布無可給有司以為請金主亮曰北方比歲民間儲畜尚多今未稼滿野贏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傷乎於是國內騷然盜賊蜂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盜賊事聞者亮輒杖而黜其官太醫使祈幸上疏諫南侵亮殺之由是群臣不敢言

金主亮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者

凡百三十餘人

發明

嗚呼逆亮殘暴之心至是極矣宋遼宗室又汚腥羶歷朝既加寬貸之恩逆亮乃懷殺戮之慘使元帝曹靡有子遺哀哉雖然逆亮弑君篡國倫掃地莫親於已之宗室而尚加屠毒况疎之者耶宋遼宗室服為臣虜殆欲偷安於一時不料禍出於目下譬猶身履虎尾其不為彼所噬者幾希矣故直書大殺以著其暴

廣義

自古隣於夷狄者未有能善其後者也蓋夷狄者虎狼其心也八能保虎狼之不肆否皆哉此

聖人所以拳拳焉嚴中國外夷之辨者蓋懼後世禍之慘也君子觀劉石金亮之禍中國則知有天下者春秋聖經不可以不之講也

周麟之有罪免

初麟之受命賀金遷都憚不欲行陳康伯以國事勉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使某不為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麟之竟辭行至是坐免

遣樞密都承旨徐嘉如金至盱眙金人卻之乃還

嘉至盱眙金王亮使韓汝嘉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北間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來賀也嘉乃還

發明

為國者莫大乎別天冠地履之分正名分綱常矣忘讐而交於逆虜則名分綱常之逆施矣高宗逆亮以渝盟復遣使臣往賀何其愚之若是耶迨至盱眙始為金所卻嗚呼宋使於金則事之為甚恭金

邵宋使則待之為甚居堂堂中國而為夷狄所海詎不深可醜哉高宗舉措如此誠不可與論自強之道矣詳書子冊深譏之也

八月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詔以勝知州事

勝多智勇應募為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金知海州事高文富遣兵捕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煙火為疑兵又使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與兵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即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即開門獨擒文富與民皆按堵如故勝遣人諭胸山懷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獨租稅罪囚發倉庫搞戰上分忠義士為五軍紀之乃獨租稅罪囚發倉庫搞戰上分忠義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殺守將及軍士三千餘衆悉降得器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于監障以待衆殊死戰二十

發成大敗殺鎮國帥千八百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民咸欲來附勝傳敵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望勝提兵者數十萬陣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起其為將也以身被數十槍刃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藻而後移時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藻步而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藻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為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砦山募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兵四攻之勝發明獨賊所據有中原苟有倡義而起為國恢復網目之所也魏勝乘時崛起號召豪傑委身百戰遂復海州謂致命遂志者矣非明於君臣之大義曷克以臻此哉故綱目時筆起義曰宿遷人也

廣義

義信其效如此况有疆場者耶若勝以匹夫而行遠

續通鑑綱目卷之五

世

通鑑綱目卷之五十五
宋 高宗 建炎 三年 九月

以成閉為京湖制置使○金主亮弒其太后徒單氏九月遂大舉入寇

徒單后聞亮欲南侵數以言諫之亮不悅每謁見還宮必忿怒人不知其故及至汴后君寧德宮使侍婢高福娘問亮起居亮幸之因使伺后動靜凡后所為事無大小福娘夫特未哥教福娘增飾其言以聞及契丹反疆密使僕散忽士往討福娘增飾其言以聞及契丹反疆嘗諫止之不見聽也契丹事復如此柰何福娘以告亮亮意謂后嘗養鄭王充為己子充四子皆成立然忽士將兵在外或有異圖乃召點檢大懷忠等使弒后且指名后左右數人皆令殺之召點檢大懷忠等使弒后且指受詔后愕然方下跪尚衣局使虎特未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若再高福娘等盜殺之并殺其左右數人亮命焚后于官中棄骨于水并殺鄭王充之子檀奴阿里白等三人遂召怨士等還皆殺之封高福娘為勳國夫人以

特末哥為澤州刺史又以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為二軍置左右大督李通副之統三道都統制府以總之亦賂為左大都督李通副之統三道都統制府以總之亦賂蒲蘆渾副之蘇保衡為浙東道水軍都統完顏鄭家制進自蔡州以輒荆襄徒單合喜為西蜀道行營兵馬都制制自蔡州以輒荆襄徒單合喜為西蜀道行營兵馬都制都制制自蔡州以輒荆襄徒單合喜為西蜀道行營兵馬都制貞別將命二萬入淮陰九月亮召諸將授方畧賜宴于尚書省命皇后徒單氏與太子光英君守張浩蕭玉敬嗣禪留治省事後亮服乘馬具裝啓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擅張相望鉦鼓之聲不絕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將自清河

發明 弒者下殺上之名所以著亮之罪也逆亮欲為變天理所不容其惡可勝言乎前史皆以殺太后為文分注因之亦云溢殺至綱目始正名定罪變文書弒所以扶天理遏人欲正名分植綱常逆亮之罪益暴白而不可掩矣大舉者惡恃眾也入寇者外而賊

通鑑綱目卷之五十五

之也。上書弒太后。下書遂入寇。則是因太后之阻殺之。而始遂其志耳。其義豈不明且切哉。廣義。嗚呼。自開闢以來。未有如亮之窮。亮猶有君臣。雖有知夫婦之別。鶴鴿有兄弟之情。凡得天地以生。而物之靈者。邪今焉。跡亮之所為。則此之察而反以信義責之。矣。

以黃祖舜同知樞密院事。○金人犯黃牛堡。吳玠等敗之。

遂復秦隴洮三州。

金徒單合喜將五千騎。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堡。守將李彥堅告急。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玠營。起璘于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卧。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略。李彥堅以神箭射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李彥堅以神箭射。

金師卻之。璘遣別將彭青至寶雞。渭河夜劫橋頭寨。破之。又遣劉海復秦州。彭青復隴州。仲休復洮州。金師既退。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嘆曰。身督戰而功成。不若過人遠矣。

劉錡遣兵復泗州。高平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遣使入

朝。

交直初從父佐將。志復中原。聞金主亮渝盟。乃結豪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歸于正。何害於理。即矯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以其徒王任為副使。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衆數萬。制為十三軍。置統制等官。以統之。入朝。奏事。未幾。自壽春來歸。詔以為忠義都統。遣人。發明。是能以忠義自守者也。既而甫復大名。遣使入。觀則其心未可。見矣。故特書予。之所。以為臣子狗國之一勸耳。廣義。友直之所不違焉。

冬十月金人圍海州魏勝李寶合擊大敗之

金主亮渡淮慮勝扼其後分軍數萬圍海州會李寶帥舟師由海道將拒敵于膠西勝遣人邀之寶遡風至東海陳慨厲士赴援與勝同擊金兵于新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而渡河襲關後勝斂兵入城金人欲過礮堰圍城為營勝先已據堰拒之尋以單騎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金人駭散早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

金人渡淮劉錡進軍楚州以拒之

劉錡兵至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觀者嘆息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糧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泅者鑿沉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于淮陰列舟運河岸以拒之

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為帝于遼陽更名雍

金主亮自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歸者曷蘇館猛安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安路總管謀行東京謀克金佐等始受甲於大名即舉兵亡歸從者至二萬餘皆公言于路曰我輩今往東京去新天子矣時東京留守烏祿許王訛里朶之子太祖之孫也性仁孝沉靜明達衆心歸之亮嘗使謀之虎圖淮北諸王烏祿聞而憂懼會政更元弟自汴還具言金主統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元弟笑烏祿益懼謀於其舅興元少尹李石石勸烏祿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祿遂執存福將殺之適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等烏祿遂御宣政殿即位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亮罪惡數十事追尊訛里朶為帝廟曰睿宗

發明

綱目凡僭國之君自立者則書其稱帝為人所謂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為帝今烏祿亦為衆所立何不曰金人以曹國公烏祿稱帝而書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為帝所以明金人心服而立之也逆亮夫耳金之國豈祿所可與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乃獨夫耳金之國豈祿所可與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乃獨夫耳金之國豈祿所可與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乃獨夫耳

寶綱目卷十五

宋高宗建炎二年

庚

廣義

書曰金人立曹國公為祿為帝者于以見通國之人立雍而逐亮也亮雖欲歸國得乎

劉錡將王權軍潰于昭關錡引還揚州金主亮入廬州

錡遣都統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聞金兵大至即棄廬州退屯昭關不戰而潰錡聞之遂自淮陰退還揚州金主亮入廬州權自昭關退保和州

吳拱成閔遣兵復唐鄧諸州。帝親征詔葉義問督視江

淮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

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有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蓋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以葉義問督視江事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

發明

征者上伐下之詞尊中國也自和議既成偷安江左餘二十年矣忘警事虜委為固然因逆

廣義

康伯此舉非以金人叛離也其獨斷而有趙鼎在紹興末則有康伯皆能以義正君

金人陷真州統制邵宏淵逆戰敗走。詔吳璘出兵漢中璘遂復商虢州。王權退屯采石金主亮入和州

亮入和州以梁山濼水涸先所造戰船不得進命李通復造船督責苛急將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若以為材木煮死人膏為油用之

發明

王權不忠之罪至是益著矣前違劉錡節制軍瀆昭關而廬州既陷此乃退屯采石畧無邀擊

賈

而和州復失有臣如此安能免其誅戮乎

故下書編管瓊州所以予其罰有罪也

李寶六破金人之陳家島殺其將完顏鄭家

寶元解海州之圍遂與其子公佐引舟師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陳家島相拒僅一山時北風盛寶待于石臼神風自拖樓中來如鐘鐸聲成奮引舟握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船鼓聲震蕩海中使不知主師猝至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蕩海波騰躍敵大驚擊可率帆皆由顯彌巨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窘束無復行次寶命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殺之降其衆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等六人擒倪詢等上于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

金人陷揚州劉錡遣兵拒于阜角林大敗之

錡以舟渡真揚之民于江南留屯八洲金人來爭錡命步將吳超員琦王佐等拒之于阜角林錡陷重圍下馬死戰佐以步卒設伏林中金人既入張弩俄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安之利稍稍引去追擊大破之斬其統

軍高景山

十一月召張浚判建康府

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蓋帝悟乃詔復官判建康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米石煙燭張天憤母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遂乘小舟徑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

廣義

或有不利則身且不保其如君父之急固為當矣倘惟盡其忠誠而已至於生死得喪何暇計哉

編管王權于瓊州以李顯忠代將其軍。金人侵瓜洲葉

義問使中軍統制劉汜禦之敗績義問走建康

特劉錡病甚求解兵柄留其姪中軍統制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李橫以八千固守詔錡還鎮江專防江於是

盡失兩淮之地金人攻瓜洲記以克敵弓射卻之業義
問至鎮江見錡病劇以李橫錡不從記拜家廟而行金
為不可義問疆之記請出戰橫以孤兵不能當亦卻失
人必重兵逼瓜洲記先退李橫以軍統制王方死之橫
其部統制印橫左軍統制魏俊存軍統制王方死之橫
記僅以身免錡聞記敗因憤問疾益甚義問聞之乃遵
陸趨建康市
人皆媒罵之

發明

瓜洲之戰錡未可而劉記竟違之義問以促
無足責義問身為都督不能捐生殉國而乃奉頭鼠
竄苟有丈夫之志者豈不愧死地哉分注以遵陸
趨建康為文綱目變文直書曰走所以著其效匹夫
輕身之積弱之勢於此益可見矣
呼宋人精弱之勢於此益可見矣

虞允文大敗金軍于采石金主亮趨揚州

亮築臺于江中召奔賄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
承投于江中召奔賄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

蒲靈渾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亮
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邪誓明日
度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黃金兩亮置黃旗紅旗
于岸上以號令進止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
顯忠交王權軍且擣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
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
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
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持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
或謂允文曰公受命搃師不受命督戰他日人壞之公受
其咎邪允文曰叱之曰危及社稷受命督戰他日人壞之
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
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前畢敵已大呼亮
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
十艘直薄官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
曰汝膽器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後即揮雙刀出
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鱧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
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
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擊之會報
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凡不死于江者亮拊髀嘆曰朕本欲
曹國公已即位于東京改元大定亮拊髀嘆曰朕本欲

平江南改元大定此非天乎因出其素所書取一戎衣
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群臣遂召諸將帥謀北遷且分
兵渡江李通曰陛下親征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眾散
于前敵乘于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
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其
而江歛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遷南北皆指日
而定矣亮然之允文知亮敗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
分海舟維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于揚林河口
明旦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潰偽詔
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
因退師已實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亮
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率
其軍趨揚州使符寶郎耶律沒吞護神果軍詎淮
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殺之

發明 采石之戰不過敗卒數百而破虜十萬之衆以
其運籌策力皆不可敵也允文書生獨能勝之得非
乃忠義天聖之在人云爾否則雖堅甲利兵奚足恃哉

孟子曰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此之謂也故特書以深予之

廣義

或曰虞允文之識時連權岳武穆之成所以不及也况
亮已知其兵已出矣何可已乎譬猶國之人皆不願戴已
也然其兵已出矣何可已乎譬猶國之人皆不願戴已
職賊已受疾矣是以貌雖欲勝而心實孤焉况亮以
貪暴殘虐御下允文以公忠信義勉人又加以決策
臨陣之機此其所以成功之速也曰然則其與謝玄
之淝水周瑜之赤壁劉錡之順昌孰優曰允文優何
優乎曰謝玄周瑜劉錡皆將也允文書生也彼皆出
師禦敵此則將命犒師特以見當時事危勢迫故不
顧嬌制之小嫌以成退敵之大功也意以宿將之才
而勝敵於豫備者易以書生之見而勝敵於倉卒者
難此允文之
所以優也

劉錡罷以成閔李顯忠吳拱為兩淮京湖三路招討使

顯忠至采石虞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州兵合
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萬六千與

發明 甚明綱目於此書殺而不書其統者逆亮既已
君其君亦安能復臣其臣哉然而不書誅者則以臣
下殺之故耳狂胡猾夏罪惡滔天曾不拜傳其下圖
之不啻狗彘亂臣賊
子益亦以是少警哉

廣義 嗚呼亮以慘酷不仁施之天以慘酷不仁報之
天網之密毫釐不爽可畏也哉曰然則何以不
書曰絀而書曰殺蓋書殺者所以著亮
之惡以見國人殺之不以其人主待之也

十二月成閔李顯忠收復兩淮州郡。帝如建康

張浚至建康即具行宮儀物請車駕臨幸帝從之帝至
建康張俊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復
用風采隱然軍
民皆倚為重

金主雍入燕

壬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春正月朔日食。山東人耿京起兵復

東平遣其將辛棄疾來朝

金主亮死中原蒙難並起山東忠義耿京據東平自稱
天平節度使以齊州歷城人辛棄疾掌書記棄疾勸京
來歸京遣棄疾奉表詣行在帝
大喜厚賚之以京知東平府

金主雍遣使來聘

金主雍下令敵國使臣之眾以高
志建為報諭宋國使且告即位
發明 凡書來聘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金自紹
興十三年書來聘至是餘二十年而再書蓋亦
鮮耳金主雍散商征之兵遣報諭之使是蓋慕義
自通者故書予之君子不盡絕人之意可見矣

二月以虞允文為川陝宣諭使

允文還朝帝慰嘉嘆謂陳俊卿曰允文朕之裴度及
是陛辭言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
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
為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玠經畧中原

帝還臨安

侍將附欽宗于太廟帝還臨安謂張浚曰卿在此朕無
比顧憂矣御史吳希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畧淮甸
大駕宜留以繫中原之望若還臨
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接不從

發明

勇至則如建康虜退則還臨安是知高宗惟以
東南為安便其無意於中原之心久矣雖吳希
之反覆切諫帝不俞允惜哉

廣義

高宗不欲都建康者畏金寇之迫已也决意
還臨安者欲偷生於一隅也其無志可知矣

金以張浩為尚書令

金主雍嘗謂宰相曰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有才能
高于已者或懼其分權往往不肯引置同列朕甚不取
卿等母以此為心時有近侍進言欲罷科舉者金主問
浩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曰有之曰誰歟浩
曰秦始皇金主顧近侍曰豈
可使我為秦始皇事遂寢

廣義

分注載金主雍與群臣問答之辭炳
炳可觀其不負國人共戴之心矣

閏月附欽宗主于太廟。吳璘復大散關分兵守和尚原

金人走寶雞

璘遣兵復河原州及積
石鎮戎軍遂復大散關

楊椿罷。太尉威武節度使劉錡卒

錡以劉汜敗發怒嘔血數升至是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下也令有
敢言錡姓名者斬投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
隨名姓以對其吞如響至錡莫有應者亮曰吾自當之
惜錡以疾不能
成功齋恨而沒

發明

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忠義之心老而彌篤而
與韓岳齊名是誠宋之良將也茲因劉汜之敗
發憤嘔血而死然則非憂國之至者能如是乎惜其
為秦檜所忌廢處散地二十餘年時方倚以為重而

錡乃告終矣詎不深可歎哉卒而具官蓋予之也

耿京將張安國殺京以降金辛棄疾還執安國送臨安斬之

張安國殺京降金棄疾還至海州與衆謀曰我綠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李寶統制王世隆等

在趨金營即帳中縛安國獻于臨安斬之詔授棄疾江

淮判官棄疾獻議恢復持論勁直不為迎合衆壯之

發明耿京山東之豪傑仗義起遂復東平綱目前

志殺京降金則其叛逆之罪固無足論者棄疾痛主

將之無辜憤逆賊之背國謀於諸將執送臨安其討

賊之義正矣苟非明於大義奚能爾哉綱目

特揭而書之于冊者皆所以深予之焉耳

廣義君子觀棄疾之事不可謂宋無人矣特忠高宗

不能駕馭之耳使其得周宣王漢光武其功業

是哉

吳璘復德順軍及環州

璘遣姚仲取鞏王彥屯商鞏陝華惠逢取熙河或久攻

不下或既得復失竟無成功仲舍鞏攻德順踰四旬不

克璘以李師顏伐之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戰于瓦

亭大敗之擒其千戶耶律九斤等百三十七人金人懲

其敗悉兵趨德順璘自將往督師先壁于險且治夾河

戰地璘至城下守禪者聞呼相公來觀望皆嗟矢不

發璘按行諸城下斬不用命者先以數百騎嘗敵一

鼓鏡士空壁躍出突璘軍先盜奮搏敵大敗遁入壁

至暮璘忽傳呼其將戰不力人盜奮搏敵大敗遁入

黎明師再出敵堅壁不動會大風雪金人拔營去凡八

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之璘又遣嚴忠

取環州遂還河池時姚仲等又復蘭會熙鞏等州及冰

軍安

遣起居舍人洪邁使金

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即位工部侍郎張

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

責綱目卷十五

天高宗名與計年

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洪邁充賀登極
 使帝謂執政曰向日講和之本為梓宮太后雖屈已卑辭
 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畫境朝儀歲弊當
 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既而忠建責事以
 臣禮以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折之乃止邁行書用
 敵國禮帝取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隔閭三十年不得
 時酒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南海東之見歸必
 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
 兩國之好不成立燕金閣門見圖書不如此抑令于表
 中改陪臣三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鑽
 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禮邁執不可金鑽
 微留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禮邁執不可金鑽

發明 邁乃皓之季子慄慨忠烈有諸父風出使女真
 正議無屈則其不愧是職亦多矣故特具官以

嘉不辱也 廣義 高宗既然張闡敵國之禮尚何朝儀歲幣之當
 盡使節其無 灑于乃父焉

夏四月以汪澈參知政事。金人復攻海州鎮江都統張
 子蓋及魏勝大敗之。

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攻海州先遣
 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餉道勝擇勇悍士三千餘騎拒
 于石圍堰金軍不能進連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
 十萬來奪勝率眾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勝還入城
 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或獨出擾
 之使不得休息又間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
 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於李寶寶以聞命張子蓋往援
 進次石湫堰金人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
 擊之統制張浚畧陣中流矢死戰賊大敗推溺石湫河
 呼馳入陣勝等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推溺石湫河死者
 半圍遂解子蓋俊之姪也

金遣廢亮為海陵煬王

蕭玉敬嗣暉許霖等輔亮為虐皆放
 歸田里持末哥及其妻高氏伏誅

續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宋高宗皇帝本紀第五

五月立建王瑋為皇太子更名脊

初金亮南侵兩淮失守朝臣多勸帝退避建王瑋不勝其憤及帝下詔親征瑋請率師為前驅直講史浩聞之入言于瑋曰皇子不宜將兵因為草奏請邑暉以供子職帝亦欲瑋備識諸將遂命從幸金陵及還臨安帝欲遜位陳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帝從之瑋既立更名脊

罷三招討司

以李顯忠主管侍衛軍馬司成閔主管殿前衛司吳玠主管侍衛步軍司顯忠陰結金都統蕭琦為內應請出師欲自宿毫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既通則鄭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數萬以取河東會

六月追封子儻為秀王

詔集議子儻封爵戶部侍郎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議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謚安僖母張氏為王夫人

朱倬罷。帝傳位于太子自稱太上皇帝皇后稱太上皇

帝降手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皇后稱太皇太后退居德壽宮太子固讓不許遂即位班退上皇即駕之德壽宮帝服袍履步出祥儀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願謂群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史臣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顧乃滿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惑于任黃終制于秦檜偷安忍恥甚怨忘親以貽來世之機悲夫

發明 書自稱譏之也太上之號乃嗣君之所尊崇耳

不不久年非不高國不闢而日慶事不治而日壞而徒
稱臣奉貢偷安一隅中興之能事畢矣至是厭倦萬
機傳位太子則父母之讐終身不得一雪君子疾沒
世而名無稱焉高宗寧無愧作乎綱目書此文無賤
然見於書法之間矣

帝朝太上皇于德壽宮

帝五日一朝太上皇
不許自是月四朝

以龍大淵為樞密副都承旨曾覲幹辦皇城司

二人帝潛邸內知客也尋以大
淵知閣門事翻同知閣門事

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

監南嶽廟朱熹封事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
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必照則自然意識心

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備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
之說疑之也今屬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
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
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脩政攘夷之外子然無一毫
可恃為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更相
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國富兵疆視吾力之疆弱觀
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
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
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
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發明

人君之德雖不一而求言德諫乃其大者自賊
言路其亦知所先務焉蠱之六五曰幹父之蠱用譽
象曰幹父之蠱承以德也當時政事闕失者固多今
既記陳之則因革脩廢之道豈不從可見哉若孝
宗者可謂能知求治之方耳直書于冊深予之也

秋七月召張浚入朝以為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

帝手書召浚入見浚至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
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為本一心

續通志卷五十五 宋高宗皇帝本紀第五十五

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兢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自服帝疎然曰當不忘公言加俊少傳魏國公宣撫江准後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師犄角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以潛邸舊臣時預樞密議欲城采石瓜洲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于是示敵以弱急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浩不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覩畫浩必沮成之竟無

廣義

魏公之遇孝宗可謂受知於君之深者也其恢復之功必將收之於桑榆矣然卒見沮於史浩豈人力之所不能哉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泥之行止非人所不能也其魏公之謂乎

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

官其孫六人

發明

岳飛為將十年有折衝禦侮之功固非他將比也然為賊槍所陷以沒其身至是追復官爵以

禮改葬是亦公論之不容泯者書以予之宜矣

八月以史浩參知政事九月罷川陝宣諭使虞允文

浩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于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允文工言恢復莫先于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于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不可不慮於是允文罷知夔州以笏畫地陳棄地利年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入可戰且以笏畫地陳棄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

發明

詩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謔沮恢復之計允文上恢復之圖則二人之志邪蓋可見矣夫何備信史浩卒罷允文則是帝信謔而棄正論則亂何由而可止乎孝宗嗣位之初先斥正人而悅佞士亂何以望其中興也哉即綱目所書觀之則其曲直之權衡審矣

故遼人移刺窩斡稱帝金將僕散忠義討平之

窩斡稱帝改元天正兵勢大張往討者多為所敗金主遣右副元帥謀衍討之遇于長瀋窩斡大敗率衆西走謀衍復追敗于霧霧河窩斡去攻懿州金師久無功僕散忠義自請行乃以為右副元帥代謀衍忠義及統石烈志寧追之至梟嶺西鴈泉大敗之窩斡以數騎僅免收合散卒萬餘入奚部其黨多降窩斡自知勢窮北走沙陀其徒執之獻于右都監完顏思敬送中都斬之其黨悉平惟札八不服頗為邊患金人苦之

冬十月葉義問罷以張書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金以

僕散忠義為都元帥統石烈志寧副之

金主以宋不稱臣乃詔忠義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軍復令志寧駐軍淮陽忠義將行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貢禮如故則可罷兵忠義至汴簡閱士卒分屯要害

十二月詔宰相復兼樞密使○詔吳璘班師

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璘新復十三州三軍璘亟馳應順以備之已而金蒲察世傑率師十萬來攻璘力戰拒之時議棄三路

發明 書詔班師譏之也是時新復三路則中興之機在此一舉矣夫何議棄三路而自沮戰功乎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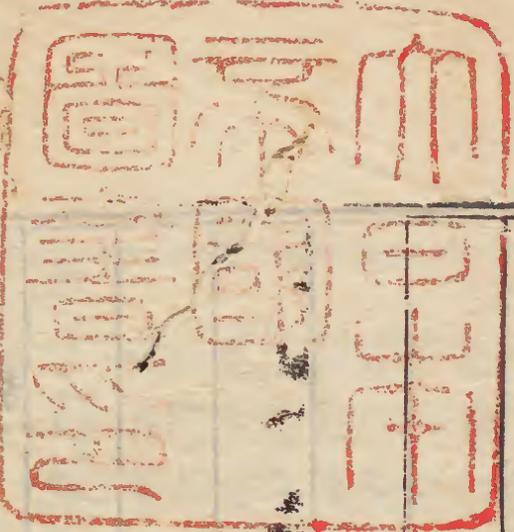
惜哉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五

續通志卷之十五

宋高宗三十二年

院



六
出
察
世
吳

